

國學基
本叢書

朱子文集

上

書叢本基學國

集 文 子 朱

(上)

撰 熹 朱

行發館書印務商

原序

自鄒魯而後。天下言道德學問之所出者。曰濂。洛。關。閩。然集羣聖之大成者孔子。而集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夫士生千載之下。而欲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上。苟窮之不得其術。探之不見其原。守之不知所宗。而欲自命爲學。是非不謬於聖人。蓋亦難矣。歷觀古之君子。必有道有德。而後其成。已成物爲有據。成已成物無憾。而後其文章爲足貴。此理之不易者也。第人之所學不同。而其所言亦異。得於身者。或無以及於人。顯著於一時者。或不足以垂教於萬世。此讀書論世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況本正心誠意之學。肩前聖後賢之重寄。而一一發明。一一折衷之。夫豈易言哉。謹按文公興教自閩。值宋中葉。其道雖未大行於天下。而著書立說。昭示來茲。學者家絃戶誦。爲日新盛德。爲富有大業。功烈具在天壤。我皇上崇文重道。表章大儒。以爲天下式。親製訓言。警飭士子。亦旣煌煌諄命之矣。顧茲閩疆。去先賢之世。若此其未遠。近先賢之居。若此其甚。其遺風流澤。自不可泯。不佞謬膺簡命。忝撫名邦。所爲承流宣化。何敢或後。而況髻毳訓行。服習有素。固知舍此而外。不足以言學也。公所著書。品目繁多。簡奏浩大。謹先輯其文之至精至粹者。若干卷。以資誦誦。蓋欲學者。專務其心志。以約求其旨趣。則知學之有本。不爲見異而遷。因以循其先後本末之序。致其操存涵養之功。而歸乎仁義中正之域。則正心誠意之學。亦莫不畢具乎此矣。於以仰答聖天子。棧樸作人之盛。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自非然者。好奇尙異。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

其內汲汲焉徒以文章爲事。習無用之空言。吾見其惑之甚也已。謙謹觀深者於源。善學者志大。有志之士。果於此而有得焉。則粹然一澤於道德仁義。庶乎不失爲聖人之徒矣。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仲秋月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本傳

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司勳吏部郎。秦檜議和。松極論其不可。貶外。熹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生於尤溪。寓舍。少受業於父友劉子羽。子翬兄弟。年十八。貢於鄉。中進士第。主同安簿。孝宗卽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明年召對。除武學博士。以和議不合歸。陳俊卿。胡銓。薦之。屢召不起。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五年。除知南康軍。修白鹿洞書院。立學規。六年夏大旱。上疏言。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陛下所與親察謀議者。不過二三近習之臣。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陛下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不過齷齪自守。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稍畏公論者。不過論其徒黨。終不敢排其根株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陛下獨未之知耳。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君也。陳俊卿以舊相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益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丞相王淮。除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入對。言近習之勢日重。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竊發。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皆得滿其所欲。陛下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熹賑濟有方。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除知台州。舊守唐仲友。與王淮

爲姍家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至台得其奸賊事劾之。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熹以是爲蹊田而奪之牛。固辭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學者尊信益衆。淮既怨熹於是吏部尙書鄭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淮又以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而對曰臣伏見近世道學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邪。淮爲相能盡心敬事惟以唐仲友故爲道學之禁十五年熹入見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臣反覆思之毋乃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致其決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閒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閒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言爲上所厭聞者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上曰久不見卿今當處卿清要時曾覲已遂王抃亦遂獨內侍甘昇尙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荐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以疾辭本部侍郎林栗劾之上以栗言過當黜栗知泉州授熹江西提刑未踰月再召熹熹具封投匭以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崇政殿說書光宗卽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熹嘗患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豪右以爲不便

沮之。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潭州經界竟報罷。除知潭州黃裳。爲嘉王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直講彭龜年亦言之。大臣宰相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寧宗在。督郎聞熹名。每恨不得爲講官。及卽位。除煥章閣待制。侍講。熹入對。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未嘗有求位之心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愆之誠。極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熹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開懷容納。熹奏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熹奉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閒者。太上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繼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之法。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旣往之失。不及追改。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不可再失。孝宗祔廟。議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正東向之位。而遷毀祖於夾室。熹以爲藏之夾室。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室。神宗復奉僖祖以爲始祖。得禮之正。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莫敢廢之。乃擬爲廟制。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執政不以聞。韓侂冑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數以爲言。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疏論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

立講已除。宮觀丞相趙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乞留熹不報。除提舉南京鴻慶宮。初汝愚爲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冑用事爲慮。屢爲上言。又以書上汝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預朝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意。熹去。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冑矣。慶元元年。侂冑誣熹不軌。謫永州。熹自念身雖退。尙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草書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將上之。諸生更諫。熹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乃取諫稿焚之。自號遯翁。二年。監察御史沈繼祖劾熹。詔落職。門人蔡元定送道州編管。四年。乞致仕。依所請。六年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年刻暴下。不能興。甲子移寢中堂而逝。年七十一。葬大林谷。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九。考立朝僅四十年。家故貧。少依子羽。寓居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箴瓢屢空。晏如也。諸生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何滄爲中司。阿附侂冑。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眞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所禮。及爲諫官。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前御史劉三傑論朱熹趙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爲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卽日除三傑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命草詔諭天下。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彈游市肆。以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熹笑而不答。籍田令陳景思。康伯之孫也。與侂冑有嬖連。勸侂冑勿爲己甚。侂冑意亦漸悔。熹旣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

聚之閒。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侂冑死。贈熹寶謨閣直學士。謚曰文。理宗立。贈太師。封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庭。熹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詔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宮。黃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張、二程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

朱子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答劉子澄

答劉子澄

答陸子美

答陸子美

答陸子靜

答陸子靜

與陳同甫

答陳同甫

答陳同甫

答陳同甫

與陳丞相

朱子文集 目錄

與劉共父

答孫敬甫

答孫敬甫

答鞏仲至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答潘恭叔

答潘恭叔

答潘恭叔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余占之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注聖可

答柯國材
答孫季和
答項平父
答陳抑之
答應仁仲
答應仁仲
答周叔謹
答王季和
答傅子淵
答陳正己
答路德章
答路德章
答路德章
答萬正淳

答劉季章

答吳斗南

答輔漢卿

答輔漢卿

答陳才卿

答趙恭父

答顏子壽

答李伯諫

答梁文叔

卷之二……………四三

答連嵩卿

答程允夫

答石子重

答李伯諫

答李伯諫

答蔡季通

答江德功

答游誠之

答歐陽慶似

答嚴居厚

答丘子野

答李深卿

答胡寬夫

答陽子直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汪子文

答程允夫

答程允夫

答程允夫

答程允夫
答程允夫
答黃子厚
答董叔重
答董叔重
答董叔重
答董叔重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曹立之
答范伯崇
答何叔京
答趙詠道
答朱朋孫
答周南仲

答析子明

答度周卿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王晉輔

答池從周

答李晦叔

卷之三……………八九

答汪太初

答潘叔昌

答黃直卿

答黃直卿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林伯和
答胡廣仲
與吳晦叔
答吳晦叔
答吳晦叔
答吳晦叔
答吳晦叔
答石子重

答趙提舉

答林謙之

答江元適

答詹體仁

答林正夫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范伯崇

答陳君舉

答潘文叔

答潘端叔

答潘端叔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王子合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黃直卿
答陳器之
答葉味道
答葉味道
答丁賓臣
答丁賓臣
答吳伯豐
答吳伯豐

答吳伯豐

答吳伯豐

答吳伯豐

答白鹿長貳

答劉公度

答劉季章

答劉季章

答劉季章

答胡季隨

答胡季隨

答沈叔晦

答龔伯著

答竇文卿

答竇文卿

答徐斯遠

答包定之
答徐居厚
答鄭子上
答鄭子上
答鄭子上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鞏仲至
答鞏仲至
答卓周佐

答謝與權

答陳頤剛

答甘道士

卷之四……………一三七

答何叔京

答吳德夫

答方耕道

答呂道一

答詹元善

答胡伯逢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王子合
答陳膚仲
答周舜弼
答項平父
答趙然道
答陳才卿
答余正叔
答余正叔
答袁機仲
答袁機仲
答袁機仲
答袁機仲
與魏應仲
與王龜齡

答呂伯恭

答汪尙書書

與龔參政書

答韓尙書書

答潘謙之

答符舜功

答林正卿

答林正卿

答李元翰

答曹元可

答龔惟微

答方履之

答方若水

答方子實

答程成甫

答章季思
答余方叔
答輔漢卿
答余正叔
答應仁仲
答應仁仲
答傅子淵
答傅子淵
答郭希呂
答郭希呂
答吳宜之
答吳宜之
答吳宜之
答吳宜之
答江夢良

與方伯謨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甘吉甫

答甘吉甫

答林退思

答王晉輔

答高國楹

答吳尉

答吳尉

答任行甫

卷之五

與留丞相劄子

與留丞相書

與陳丞相別紙

與留丞相書

與留丞相書

與陳丞相書

與趙尙書書

答汪尙書

答汪尙書

答汪尙書

與汪尙書

答汪尙書

答張欽夫

答張欽夫

朱子文集

目錄

答呂伯恭

答呂伯恭

答胡廣仲

與范直閣

答呂伯恭

答趙尙書

與留丞相書

與留丞相書

與楊子直書

答湯德遠

答趙子欽

答郭希呂

答楊簡卿

答吳宜之

答方賓王

答黃道夫
答王欽之
答王欽之
答王欽之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宋容之
答宋澤之
答林德久
答林德久
答潘子善
答楊深文

答趙昌甫

答魏元履

答劉君房

答呂僊

與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嵩老

答黃令裕

答黃令裕

答孟良夫

答趙恭父

答王季和

答趙民表

答呂紹先

答陳蕃

答姚掾

答孫吉甫

答汪會之

答或人

答劉公度

答或人

卷之六

答林德久

答劉朝弼

答常鄭卿

答或人

答孫仁甫

答黃子耕

答許景陽

答胡季隨

答孫季和

答諸葛誠之

答項平父

答項平父

答項平父

答郭希呂

答郭希呂

答時子雲

答王伯禮

答趙幾道

答劉仲則

答黃冕仲

答沙縣宋宰

答李守約

答葉正則

答方賓王

答方賓王

答方賓王

答李濱老

與汪伯虞

答方耕道

答曾致虛

答黃商伯

答詹元善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朱子文集 目錄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答王子充

答黃仁卿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林叔和

答陳膚仲

答陳膚仲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黃直卿

答潘端叔

答呂道一

答戴邁

答林巒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王近思

答范伯崇

答范伯崇

答范伯崇

答范伯崇

答劉公度

答方賓王

答方賓王

答方賓王

答朱飛卿

答朱飛卿

答朱飛卿

答周叔謹

答周叔謹

答周叔謹

答毛舜卿

答路德章

答陳超宗

答曾秦之

答吳茂實

答陳明仲

答孫敬甫

答孫仁甫

答周深父

答胡文叔

卷之七……………二八

答呂伯恭

答陳安卿

答陳廉夫

答徐子融

答陳器之

答林止卿

答汪叔耕

答汪叔耕

答楊子順

答吳生

答陳衛道

答陳衛道

答周南仲

答許生

答曾無疑

答林叔恭

答胡季隨

答劉子澄

與汪尚書書

答薛士龍

答劉季章
答滕德章
答滕德章
答滕德章
答滕德章
答滕德章
答鄭仲禮
答程正思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林叔和
答詹元善
答朱魯叔
答詹兼善

答呂士瞻

答方耕道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潘文叔

答滕德粹

答黃直卿

答劉平甫

答劉平甫

答劉平甫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胡季履
答汪長孺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馮作肅
答馮作肅
答董叔重
答傅誠子

答余國秀

答余國秀

與旻亞夫

與旻亞夫

與旻亞夫

答葉仁父

答孫敬甫

卷之八……………三二七

與留相公書

與留相公書

答汪尙書書

答汪尙書書

與陳丞相書

與趙尙書書

與黃仁卿書

答陳同父書

答陳同父書

答呂伯恭別紙

答呂伯恭書

與曹晉叔書

賀陳丞相書

與臺端書

答路德章

答康炳道

答陳師德

答鄭子上

答杜叔高

答胡季隨

答沈叔晦

答汪子卿

答趙幾道

答何叔京

答張敬夫

答張欽夫

答張欽夫論仁說

又論仁說

又論仁說

又

與江東張憲啓

與正言啓

謝政府啓

答辛幼安啓

回謝解元啓

與長子受之

答鄭子上

答竇文卿
答楊子順
答李巽卿
答黃令裕
答程次卿
答楊宋卿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李敬子

答李敬子

答李繼善

答陳道士

答任行甫

答許進之

答李好古

答李好古

答吳伯起

答呂紹先

答江端伯

卷之九……………三七三

記

高士軒記

漳州教授廳壁記

通鑑室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復齋記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臥龍庵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鄂州社稷壇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徽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卷之十……………三九三

信州鉛山縣學記

牧齋記

歸樂堂記

雲谷記

靜江府學記

瓊州學記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濂溪先生事實記

序

送李伯諫序

詩集傳序

劉甥瑾字序

謝監廟文集序

贈周道士序

三先生論事錄序

大學章句序

中庸章句序

豐清敏遺事後序

贈徐端叔命序

楚辭集註序

楚辭後語目錄序

中庸集解序

王梅溪文集序

朱子文集 目錄

資治通鑑綱目序

張南軒文集序

論語纂訓序

送張仲隆序

程氏遺書後序

送黃子衡序

家禮序

論孟集義序

卷之十二……………四三七

雜著

論諸生

論諸職事

補試榜諭

讀書之要

論語課會說

滄州精舍論學者

又論學者

皇極辨

辨李氏常語

讀唐志

記論性答稿後

白鹿書堂策問

記解經

伊川先生年譜

卷之十三

周禮三德說

樂記動靜說

舜典象刑說

仁說

王氏續經說

朱子文集 目錄

四六一

觀心說

學校貢舉私議

趙塔親迎禮大略

滄州精舍釋菜儀

讀兩陳諫議遺墨

卷之十四……………四八七

贊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康節先生

橫渠先生

涑水先生

張敬夫畫像贊

呂伯恭畫像贊

書畫像自警

聚星亭畫屏贊并序

銘

四齋銘

志道

據德

依仁

游藝

又四齋銘

崇德

廣業

居仁

由義

學古齋銘

朱子文集 目錄

書字銘

寫照銘

箴

敬齋箴

題跋

跋黃仲本朋友說

跋古今家祭禮

書伊川先生易傳版本後

書近思錄後

題小學

跋陳了翁與兄書

跋劉雜端奉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跋向伯元遺戒

書河圖洛書後

跋萬君行事後

跋十七帖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書僞詔後

跋曾裘父贈屈待舉詩

跋曾仲恭文

跋鄭宣撫帖

跋三家禮範

書程子禘說後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書釣臺壁閒何人所題後

跋曾南豐帖

跋彭監丞集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跋病翁先生詩

題李太白詩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跋胡五峯詩

跋通鑑紀事本末

跋劉元城言行錄

周子通書後記

跋胡澹庵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跋李壽翁遺墨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卷之十五……………五一五

祭文

祭黃尚書文

祭張敬夫殿撰文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祭呂伯恭著作文

祭籍溪胡先生文

祭延平李先生文

祭魏元履國錄文

祭汪尙書文

祭劉共父樞密文

又祭劉共父樞密文

祭陸子壽教授文

祭鄭自明文

祭何叔京知縣文

祭劉參議文

祭柯國材文

祭姚式文

祭吳晦叔文

又祭黃尙書文

祭詹淑人文

祭劉氏妹文

祭陳休齋文

祭許順之文

祭劉平父文

祭陳福公文

祭詹侍郎文

祭潘叔度文

祭劉子澄文

祭潘左司文

祭劉子禮文

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祭張魏公墓文

祭南軒墓文

祭叔祖奉使直閣文

祭叔父崇仁府君文

祭趙丞相文

祭程允夫文

祭黃子厚文

祭蔡季通文

又祭蔡季通文

祭方伯謨文

卷之十六……………五三九

行狀

朝奉大夫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傅公行狀

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羅公行狀

南嶽處士吳君行狀

籍溪先生胡公行狀

延平先生李公行狀

卷之十七……………五五九

墓誌銘

迪功郎致仕董公墓誌銘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國錄魏公墓誌銘

陳師德墓誌銘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君墓誌銘

江君清卿墓誌銘

朝請大夫李公墓碣銘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篤行趙君彥遠墓碣銘

何叔京墓碣銘

武經大夫趙公墓誌銘

承事郎致仕潘公墓誌銘

贛州趙使君墓碣銘

通判恭州江君墓誌銘

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誌銘

特奏名李公墓誌銘

宣教郎方君墓誌銘

承務郎李公墓誌銘

宣教郎致仕陳公墓誌銘

迪功郎致仕王君墓碣銘

卷之十八……………六〇二

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曹立之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聘士劉公先生墓表

韓溪翁程君墓表

朝奉劉公墓表

董君景房墓表

朱子文集 目錄

朱子文集 目錄

程君公才墓表

程君正思墓表

朱子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參校

書

答劉子澄

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疾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早夜憂虞。僅能不爲所奪。而吾之胸中。初不免於憤懣。則是亦何足道。願老兄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爾。熹比來溫習。略見日前所未到。二大節目。頗覺省力。但昏弱之姿。執之不同。尤悔日積。計有善於吾友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將何辭以對耶。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試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究索。與何人辨論。惟毋欲速。毋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因書或有以見教。勿憚辭費。熹亦

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涉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以是終身抱不決之疑。此可以爲戒。而不可以爲法也。今世學者。語高則淪於空寂。卑則滯於形器。中間正當緊要親切。合理會處。卻無人留意。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邪說暴行。所以肆行而莫之禁也。所欲言似此者。非一無由而論。徒增耿耿。

答劉子澄

反復書辭。具悉近況。但學者正欲胷中廓然大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咎往昔。念念不忘。竊恐徒自煎熬。無復理義悅心之味也。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而正慮此耳。升高自下。陟退自邇。能不遺寸晷。而不計近功。則終必有主矣。如何如何。張呂時得書有所講論。然亦頗有未定者。未欲報去也。大抵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

天運不息。品物流形。無萬物皆逝。而已獨不去之理。故程子因韓公之歎。而告之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焉。此意已分明矣。韓公不諭。而曰。老者行去矣。故夫子又告之曰。公勿去可也。以理之所必無者。曉之。如首篇所云。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之意爾。及公自知其不能不去。則告之曰。不能則去可也。言亦順夫常理而已。反復此章之意。只如此。恐不必於不去處。別求道理也。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

爲流。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書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跋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學者所志固當大。至於論事。則當視己之所處。與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爲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曠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見若果未明。既未能自信。且不爲人所信。則寧退而自求耳。言而背其所學。用而不副其言。皆不可也。

答陸子美

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腳根。依他門戶。卻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卻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卻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

只今便在目前。而互古互今。懶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疑者。乃在此而不
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
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旣同一父母。則
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
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
若必爲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
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卻是實理。合有分別。
聖賢於此。卻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
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楛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
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旣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
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
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閒近日絕難得江西使。草草布此。卻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
如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答陸子美

前書示論太極西銘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習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

欲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爾。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誠便謂熹以太極下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則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熹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爲若如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熹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誨。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一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不而不辨也。熹之愚陋。竊願尊兄更於二家之言。少賜反復。寬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蓋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此急迫。卽是來諭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於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子靜歸來。必朝夕得款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意也。延平新本。龜山別錄。漫內一通。近又嘗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闕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

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陸子靜

十一月八日。熹頓首再拜。上啓子靜崇道監丞老兄。今夏在玉山。使中得書。時以入都。旋復還舍。疾病多故。又苦無便。不能卽報。然懷想德義。與夫象山泉石之勝。未嘗不西望太息也。比日冬溫過甚。恭惟尊候萬福。諸賢兄令子姪。眷集以次康寧。來學之士。亦覺佳勝。熹兩年冗擾。無補公私。第深愧歎。不謂今者又蒙收召。顧前所被。已極叨踰。不敢冒進。以速隴斷之譏。已遣人申堂懇免矣。萬一未遂。所當力請。以得爲期。杜門竊廩。溫繹陋學。足了此生。所恨上恩深厚。無路報塞。死有餘憾也。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占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俱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也。況理旣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緝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宵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

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聖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旣蒙不鄙而教之。庶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繼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徹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俱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行。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化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論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非但架屋上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

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卽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卽謂之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

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如何。

答陸子靜

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卻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卻先不好了。況其言之蘧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疏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疏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覆來書。竊恐老

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豈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爲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

與陳同甫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爲驚歎。方念未有相爲致力處。又聞已遂辯白而歸。深以爲喜。人生萬事。真無所不有也。比日久雨蒸鬱。伏惟尊候萬福。歸來想諸況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說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固爲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爲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爲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容而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爲無以集衆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緝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以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

明以爲如何。悚仄悚仄。

答陳同甫

夏中朱同人歸。辱書。始知前事曲折。深以愧歎。尋亦嘗別附問。不謂尙未達也。茲承不遠千里。專人枉書。尤荷厚意。且備還舍以來。尊候萬福。足以爲慰。而細詢來使。又詳歸路戒心之由。重增歎駭也。事遠日忘。計今處之帖然矣。烹衰病杜門。忽此生朝。孤露之餘。方深哽噎。乃蒙不忘。遠寄新詞。副以香果佳品。至於裘材。又出機杼。此意何可忘也。但兩詞豪宕清婉。各極其趣。而投之空山樵牧之社。被之衰退老朽之人。似太不著題耳。示論縷縷。殊激懦衷。以老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迹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霸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旣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

其說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卻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亙古亙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爲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間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插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腳。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向見祭伯恭文。亦疑二公何故。相與聚頭。作如此議論。近見叔昌子約書中說話。乃知前此。此話已說成了。亦嘗因答二公書。力辨其說。然東來說得不索性。故鄙論之發。亦不能如此書之盡耳。老兒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卽更脫灑磊落耳。李孔霍張。則吾豈敢然夷吾。景略之事。亦不敢爲同父願之也。大字甚荷不鄙。但尋常不欲爲寺觀寫文字。不欲破例。此亦拘儒常態。想又發一笑也。寄來紙。卻爲寫張公集句。坐右銘去。或恐萬一有助於積累涵養。睥而盡昔之功耳。聞曾到會稽。曾游山否。越中山水氣象。終是淺促。意思不能深遠也。武夷亦不至甚好。但近處無由。隨分占取。做自家境界。春開至彼。山高水深。紅綠相映。亦自不惡。但年來容東殊甚。詩成屋未就。亦無人力可往來。每以爲念耳。

來教累紙縱橫奇偉神怪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喙。況於愚昧塞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閒哉。然於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概不過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爲說者。則不過以爲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爲。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爲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爲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爲有息。今旣天地常有。卽是漢唐之世。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反覆。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閒。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卽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卽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培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閒。二者並

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旣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旣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爲利。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在我者。則固卽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頽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爲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

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爲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閒。不似堯而似桀。卽此一念之閒。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當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蟲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況謂其非盡欺人。以爲倫。非盡罔世。以爲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辨。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卻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常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

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攪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正如攪金銀銅鐵爲一器。不惟壞卻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苟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之說。古注得之。若管仲爲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徒。爲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麤厲而鄙也。其他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絕學一事。卻恐更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哉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卻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真洪。所謂慣者。乃流徇而非真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別不明。舜黜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惟老兄爲有識者所議。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輩之所深憂。而甚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爲然。卽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爲譏誑。無益於道。且使卞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

示論縷縷備悉雅意。然區區滿意常竊以爲互古互今只是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世之所訾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工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誠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卻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且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卻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卻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

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鑪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悞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爲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爲。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足援以爲據。若果見得不傳底絕學。自無此蔽矣。今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故乃以爲色籬邊物。而不知省其爲喚銀作鐵。亦已甚矣。來論又謂。凡所以爲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之爭耶。況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熹前月初間。略入城。歸來還了幾處人事。遂入武夷。昨日方歸。冗甚倦甚。目亦大昏。作字極艱。草草布此。語言麤率。不容持擇。千萬勿過。其閒亦有瑣細曲折。不暇盡辨。然明者讀之。固必有以深得其心。不待其詞之悉矣。何丈藁文筆勢奇逸。三復歎息不能已。換詩以心氣衰弱。不能應四方之求。多所辭卻。近不得已。又不免辭多就少。隨力應副。往往皆不能滿其所欲。今若更作此。卽與藁額犯重。破卻見行比例矣。且乞蠲免。如何如何。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不疑。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如何。

與陳丞相一本作曠實之

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

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寢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舉。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況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爲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以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正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閒者也。而閒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竊竊以爲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強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衰病屏伏。所欲而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蒙采擇。則竊所不及言者。

必有輕千里而告於明公者矣。

與劉共父

熹前幅所稟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既而思之。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且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感。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讒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鯁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詭譎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

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答孫敬甫

熹衰病。年例春夏須一發。今年發遲者。此衰年老態。欲死之漸。亦不足怪也。祠官雖幸得請。然時論洶洶。未有寧息之期。賤迹蓋未可保。然姑使無愧於心則可已。他非智慮所能避就也。所論因胥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主。所居旣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概。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閒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所論至善之意甚善。其終烈文一章。尤有力。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閒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掩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爲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黏。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折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辯。以起其紛拏不

遜之端。而反爲卜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呆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旣得此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卻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其大意如此。今不盡記其語矣。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但呆老之書。近見藏中印本。卻無此語。疑是其徒已知此陋。而陰削去之。然人家必有舊本可考。偶未暇尋訪也。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瞶目扼腕而指本心。奪髻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然亦已戒之。如務自明。毋輕議彼矣。信筆不覺縷縷。切勿輕以示人。又如馬伏波之譏杜李良也。所論太極之說。亦爲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閒。厚自完養。方有實受用處。不然則只是空言。而反爲彼瞶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尙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義理無窮。玩之愈久。愈覺有說不到處。然又只是目前事。人自當面蹉過也。大學亦有刪定數處。未暇錄去。今只校得詩傳一本。并新刻中庸一本。與印到程書祭禮并往。所寄楮卷。適足無餘。詩及中庸。乃買見成者。故紙不佳。然亦不閤翻閱也。

答孫敬甫

所示大學數條。皆極精切。由是充之。便在養講學之功。各盡其極。更在勉之而已。然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簡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磨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

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修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又見得前賢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文義。卻有牽強費力處。此猶是心有未虛。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勝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如來論作新民一條。亦頗覺有傷巧處。恐作傳者。初無此意。大抵此傳皆是信手拈來。自然貫穿。親切誦當。無許多安排也。所擬格物一條。亦似傷冗。頃時蓋嘗欲效此體。以補其闕。而不能就。故只用己意爲之。蓋無驅市人以戰之才。只得用趙人也。

答輩仲至

病中兩辱惠書。并有詩筒之況。荷意勤矣。又知小姪劉親。皆以垂念之故。得以竊食。益深感愧。信後清和。恭惟幕府有相。起處佳福。所需惡語。尤荷不鄙。此於吾人豈有所愛。但近年此等一切廢置。向已許爲放翁作老學齋銘。後亦不復敢著語。高明應已默解。不待縷縷自辨數也。抑又聞之。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而凡其見之言論。措之事業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別有歧路。可施功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者以修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鄙

意於此。深有所不能無疑者。今雖不敢承命以爲記。然念此事於人所關不細。有不可以不之講者。故敢私以爲請。幸試思之。而還以一言判其是非焉。至於佳篇之覓。則意益厚矣。顧惟頓拙。於此豈敢有所與。三復以還。但知贊歎而已。然因此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聞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鈔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篇。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篇。以爲之羽翼與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遺興出塞。瀟關石壕。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習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然願爲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爲。況今老病百念休歇。寧尙復語此乎。然感左右見顧之重。若以爲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諭所云。散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澁。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風生童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人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

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概抑此伸彼。況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書可究。他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要結絕修辭公案。無暇可及此耳。記文甚健。說盡事理。但恐亦當更考歐曾遺法。料簡刮摩。使其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則其傳當愈遠。而使人愈無遺憾矣。僭易併及。愧悚之深。不審閱者於意云何。亦幸有以反覆之也。長溪王君之詩。竟如何。此有一黃子厚者。其詩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人亦少能知之。近以社倉出內。譏察不謹。狼狽憂鬱。以至於死。甚可傷也。放翁詩書錄寄甚。此亦得其近書。筆力愈精健。頃嘗憂其迹太近。能太高。或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晚節。計今決可免矣。此亦非細事也。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曰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且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閒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

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止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功夫。亦只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

答潘恭叔

示論爲學之意甚善。然不須如此計較。但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讀詩之說甚善。頃見祁居之論語。說此一段亦好。大概如來論之云也。其他各據偏見。便爲成說。殊不能有所發明。此固無足怪者。卽伯恭集解首章。便引謝氏之說。已落一邊。至彖中篇後。爲說甚長。回護費力。尤不能使人無競。不審亦嘗致思否。近年讀書頗覺平穩。不費注解處。意味深長。修得大學中庸語。諸書頗勝舊本。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中間伯恭欲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

第然更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工夫。烹則精力已衰。決不敢自下功夫矣。恭叔眼目能爲成之。亦一段有利益事。但地遠不得相聚。詳訂爲恨。如欲爲之。可見報當寫樣子去也。今有篇目先錄去。此又是一例。與德章者不同也。綱目亦若無心力了得。蓋心目俱昏。不耐勞苦。且更看幾時如何。如可勉強。或當以漸成之耳。

答潘恭叔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詩說已注其下。亦未知是否。更告詳之大抵。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功夫。不惟失卻聖賢本意。亦分卻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范公立子之說。誠有未盡。然太王之明。太伯之讓。王季之友。皆有非唐高祖父子所及者。蓋此意思。不是一朝一夕。捏合得成。故范公寧守經據正。而不敢據以用權達節論之也。儀禮已附高要范令去。不知今已到否。此等功夫。度有餘力。乃可爲。不可使勝卻涵養省察之實也。

答潘恭叔

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禮記如此編甚好。但去取太深。文字雖少。而功力實多。恐難得就。又有擔負耳。留來人累日。欲逐一奉答所疑。以客宥不暇。昨夕方了得一篇。今別錄去。册子必有別

本可看。卻且留此。俟畢附的便去也。儀禮附記。似合只依德章本子。蓋免得折碎記文。本篇如要逐段參照。卽於章末結云。右第幾章。儀禮卽云記某篇第幾章。當附此。不必載其全文。只如此。亦自便於檢閱。禮記卽云當附儀禮某篇第幾章。又如此。大戴禮亦合收入。可附儀禮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類。如管子弟子職篇。亦合附入曲禮類。其他經傳類書。說禮文者。並合編集。別爲一書。周禮卽以祭禮賓客師田喪紀之屬。事別爲門。自爲一書。如此卽禮書大備。但功力不少。須得數人分手。乃可成耳。所論讀通鑑正史。曲折甚善。學不可不博。正須如此。然亦須量力。恐大拽出。精神向外。減卻內省功夫耳。

答呂子約

所論日用功夫甚善。然必謂博學詳說。非初學事。則大不然。古人之學。固以致知格物爲先。然其始也。必養之於小學。則亦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習而已。是皆酬酢講量之事也。豈以此而害夫持養之功哉。必曰有害。則是惛然以動靜爲兩物。而居敬窮理。無相發之功矣。大抵聖賢開示後學。進學門庭。先後次序。極爲明備。今皆舍之。而自立一說。以爲至當。殊非淺陋之所聞也。

答呂子約

所示數條。不暇悉辨。若以馬遷與班固並論。則固不無優劣。而其書數十萬言。亦豈無好處。但論其大旨。則蘇氏兩語。恐史遷復生。不能自解免也。今乃諱其所短。暴其所長。以爲無一不合聖人之意。推尊崇獎。至與六經比隆。聞有議其失者。則勃然見於詞色。奮拳攘臂。欲起而撈之一何所見之低矮耶。

答呂子約

向示心說初看頗合鄙意。細觀乃復有疑。亦嘗竊與朋友論之。而未及奉報。今得所論。益知向所疑者之不謬也。蓋操舍存亡。雖是人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在。則道心之微。便不外此。今必謂此四句。非論人心。乃是直指動靜無端。無方無體之妙。則失之矣。又謂荒忽流轉。不知所止。雖非本心。而可見心體之無滯。此亦非也。若心體本來只合如此。則又何惡其不知所止。而必曰主敬以止之歟。近與一朋友論此。錄以奉呈。幸試思之。復以見告。昨日得欽夫書。亦論此。於鄙意亦尙有未盡者。異時相見面論之。筆札不能既其曲折也。

答余占之

直卿已歸在此。今年往來。亦有一二十人。相過講習。其間豈無曉會得意思者。然未見大段。斷然可負荷此事者。甚可慮也。

答王子合

所問禮文曲折。此在經訓甚明。但今世人情。有不能行者。且依溫公書儀之說。亦不爲無據也。見成服及祥禫處。然今日月已久。計已如此行之矣。家祭一節。烹頃居喪。不曾行。但至時節。略具飯食。舉衰入廟。酌酒瞻拜而已。然亦卒哭後方如此。前此無衣服可入廟也。今服其喪。未葬亦不敢行祭。非略之。乃謹之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王子合

煎月未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伯恭奉祠已久。亦每談志行之美也。所論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謹意。則以爲惟學爲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間。恐其勞而無補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汪聖可

示論讀書勵行之意。甚善甚善。然更願反躬務實。以充其言。使無浮行之愧。則區區之深望也。

答柯國材

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爲。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爲高奇。喜立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爲凡講學者。皆當盡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在乎。用意立說之間。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爲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己言。此豈必以用意立說爲高哉。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概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

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註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遠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強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凡此皆石丈書中未及盡布者。或因講論之次。聞爲及之。幸甚幸甚。并以呈齊仲。順之。不知如此卑說。還可高意否。二公更不及別書也。徐丈惠書云。有疑難數版。卻未見之。豈封書時遺之耶。偶數時村中之紙。亦不別拜狀。只煩爲致此意。幸甚幸甚。順之書中。似以橫渠平易其心之說爲不然。談何容易。更且思之爲佳。蓋所謂平易者。非苟簡輕易之謂也。羣居終日。別作何工夫。使中千萬示及一二。苟有未安。不憚獻所疑以求益也。

答孫季和

縣事想日有倫理。學校固不免爲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子略知修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浙間學問一向外馳。百怪俱出。不知亦頗覺其弊否。

答項平父

官期遽滿。當復西歸。自此益相遠。令人作惡也。罵坐之說。何乃至是。吾人爲學。別無巧妙。不過平心克己爲要耳。天民聞又領鄉邑賑貸之役。不以世俗好惡少改其度。深可敬服。朋友論議不同。不能下氣虛心以求實是。此深可憂。誠之書來。言之甚詳。已略報之。可取一觀。此不復云也。聞宗卿子靜。蹤迹令人太息。

然世道廢興亦是運數。吾人正當勉其在己者。以俟之耳。不必深憤歎。徒傷和氣。損學力。無益於事也。

答陳抑之

熹從士友閒。得足下之名。而願交焉。爲日久矣。衰病屏伏。無從際會。每以爲恨。而聽於往來之言。亦知足下之不鄙我。而將有以辱泥之也。年歲以來。私家多故。不獲以聲問。先自通於隸人。茲承枉書。感愧亡量。願陳義高遠。雖古之賢人君子。懼不足以堪足下之意。而熹之愚。何敢當之。以自取戾耶。然曩亦嘗有聞於先生長者矣。勤勞半世。汨沒於章句訓詁之間。黽勉於規矩繩約之內。卒無高奇深渺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竊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安。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爲。儻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彌此之不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三復來書。果若有意於此。幸甚幸甚。竄伏窮山。未知見日。繼此書疏之往來。猶足以見區區也。餘惟藏器勉學。慰此遐想。

答應仁仲

熹衰病之餘。災患復不可堪。趙氏聘幣。無置之之所。故遣歸之。今既不受。未有以處。欲如來論。納之於壙。則今已葬。且此閒之罪例薄。然亦時有意外之患。欲置少田。以給藁戶。則亦不必如此之多。欲以施諸鄉人之爲橋道者。則似於義亦無所當。反復思之。惟有別以它女。再結姻好之爲善。而家閒諸女及孫雖多。而年歲無相當者。其最長者。才十有三耳。似此再三籌度。皆未有計。不知賢者何以教之。使於義稍安而無所疑也。聞幾道太夫人。至爲悲慟。變食。此意尤不敢忘耳。熹出處之計。未知所定。亦復類此。漸中士友。

亦頗有知其曲折者。要是杜門藏拙爲上計耳。

答應仁仲

久不聞問。小兒歸彼告。乃知向來體中嘗不佳。證亦不輕。又喜只今已漸平復。竊計比日起居益快健。氣體愈清實也。但累年命駕之約。未知能復踐言否。熹亦益衰。精神筋力皆已非復昔時。勢亦不能遠適。何由一承晤語。以遂心期。念之令人悵悵。不可爲懷也。禮書方了。得聘禮。已前已送致道。令與四明一二朋友。鈔節疏義附入。計必轉呈。有未安者。幸早見教。尙及改也。覲禮以後。黃塔攜去廬陵。與江右一二朋友。成之。尙未送來。計亦就草稿矣。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易本義不謂遂達几下。舊讀此書。每於先儒之說。有所不快。因以妄意管窺一二。亦不自意推尋至此。尙恨古書放失。聞見單淺。今又衰惰。不能卒業。不知明者何以教之。更望詳賜誨諭。毋使有待於後世之子雲也。正遠切祈。以道自重。益綏壽祉。千萬至望。

答應仁仲

熹勸講亡狀。竟煩罷斥。杜門念咎。畢此餘生。爲幸甚矣。比來衰悴。愈覺支離。加以耳重目盲。殊費醫治。良以爲撓。然亦老態之常。不足怪也。因使草草。向見朋友編春秋例。鄙意亦欲如此。正如來諭所云也。

熹目盲不能親書。所論編禮如此固佳。然卻太移動本文。恐亦未便耳。老病益侵。而友朋相望。皆在千

百里外。恐此自不能成。爲終身之恨矣。向在長沙。臨安。皆嘗有意。欲藉官司之力爲之。亦未及開口而罷。天於此學。如此其厄之何邪。可歎可歎。

答周叔謹

叔謹想且留彼。應之相聚。所講何事。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尋支蔓。旁生孔穴。以汨亂義理之正脈。中庸謹思之戒。蓋爲此也。子約書來。說得大段支離。要是義理太多。信口信筆。縱橫去得。說得轉闊。病痛轉深也。如所論功體二字。太露之類。亦是此樣。所云須如顏子。方無一毫之非禮。此說卻是。但未知其意向在甚處。若云。人須以顏子自期。不可使謂已至。則可。若謂顏子方能至此。常人不可學他。卽大不可想。渠必不至此誤。但亦只是每事須著一句纏繞。令不直截耳。公謹來書。依舊說得太多。更宜省約爲佳也。祝汀州已成見次。不知赴官能入山否。朝廷方遣使命。行經界。議鹽法。此亦振民革弊之秋。但恐不免少勞心力耳。彥章書來。云欲見訪。卻不見到。不知何故。所論二人外內之偏信然。此等處。只是容易窄狹。自主張太早了。便生出無限病痛耳。彼旣相信不及。勢亦無如之何。莫若且就已分上著力之爲急也。

答王季和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閒。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

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盡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山之實。而徒有懸想跋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僥焉孳孳。弊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諸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庵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嬾之所不暇也。舒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不及爲書。因見幸略道意。

答傅子淵

荊州云亡。忽忽歲晚。比又得青田教授陸兄之訃。吾道不幸。乃至於此。每一念之。痛恨無窮。想平生師資之義。尤不能爲懷也。所示江陵問答。讀之。敬夫之聲容。恍若相接。悲愴之餘。警策多矣。但其閒尙有鄙意所未安者。更容熟復。續奉報歸納也。大抵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壹取決於智臆。氣象言語。只似禪家。張皇鬪怒。殊無寬平正大。沈浸醜郁之意。荊州所謂有拈槌豎拂意。

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略。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德起得資友益。書來甚激昂。已報之云。更須講學封殖。不可專恃此矣。

答陳正己

往歲得呂東萊書。盛稱賢者之爲人。以爲十數年來。朋友中未始有也。以此心願一見。而無從得。中間聞欲來訪。甚以爲喜。不久乃聞遽遭閔凶。深爲傷悼。願以未嘗通問。不欲遽修慰禮。今者辱書。荷意良厚。且審秋辰殘暑。孝履支福。又以爲慰。示諭爲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但區區於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爲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有感平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蕩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絕不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竊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象意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資。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卻是自家帖體出來者。真不妄也。沖漠無朕一段。恐未可輕議。若當此時。萬象未具。卽是上面一截。無形無兆。後來被人引入途轍矣。實者正作此見。何乃遽謂古今無人作此語耶。敬以直內。近思錄注中。別有一語。先生指意甚明。蓋雖不以爲無。然未嘗以爲卽與吾之所謂敬以直內者。無毫髮之差也。許渤爲人。不可知其詳。語錄中文字。一處說其人晨起。問人寒煖。加減衣服。加減一定。終日不易。卽是天資濃厚之人。容有不聞隔窗事者。非

必有寄寂之意。而欲其不聞也。況此條之下。一本注云。苟嘗有如此對人。則是先生蓋亦未之許也。但贊美其純德。與世間一種便儂皎厲之人。氣象懸隔。亦可尙耳。此等皆未可輕易立說。誦薄前賢也。注疏之學。卻不須如此主張。蘇子由議論。自是一偏之說。亦何足爲準的也哉。董仲舒所立甚高。恐未易以世儒詆之。今日病痛。正爲不曾透得道義功利一重關耳。近來浙中怪論蠶起。令人憂歎。不知伯恭若不死。且此以爲如何也。

答路德章

所與子約書甚善。但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管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弊。正謂此耳。又謂儻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尙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卽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卽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德章已見大意。自不必如此說。因筆及之。亦恐餘證未解。聊復云云耳。儀禮編已收。此閒朋友。未有能辨此者。春秋想亦不輟用工。此文未爲切已。然亦可惜中廢。但稍減課程。今日力有餘。不至忙迫。卽玩索涵養之功。不至欠闕矣。

答路德章

示諭縷縷備悉。然其大概皆自恕之詞。以此存心。亦無惑乎德之不進。而業之不修也。吾人爲貧。只有祿仕一途。可以苟活。無害於義。彼中距臨安不遠。豈不能一爲參選計。而長此羈旅乎。此則未論義理。而只以利害計之。亦未得爲是也。大抵是日前爲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未嘗反躬內省。以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念慮靡淺。於自己分上。無毫髮得力處。此亦從前師友。與有責焉。而自家受病。比之他人。尤更重害。此又姿稟不美。而無以洗滌變化之罪也。今日正當痛自循省。向裏消磨。庶幾晚節救得一半。而一向如此。苟簡自恕。若不怨天。卽是尤人。殊非平日所望於德章者也。來諭每謂烹有相棄之意。此亦尤人之論。區區所以苦口相告。正爲不忍相棄耳。若已相棄。便可相忘於江湖。何至如此。切但愈增賢者忿懣不平之氣耶。只今可且捺下身心。除了許多閒說話。多方擘畫。去參了部授一本等合入差遣。歸來討一歇泊處。將論語孟子正文。端坐熟讀。口誦心維。雖已曉得文義。亦須逐字忖過。洗滌了心肝五臟裏許多忿懣怨毒之氣。管取後日須有進步處。不但爲今日之路德章而已也。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麤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不知平時曾與朋友說及此事否。德章從學之久。不應不聞。如何全不學得些子。是可謂不善學矣。

答路德章

闕則不遠。便可得祿。襄陽古郡。多前賢遺迹。宦游得此。亦正自不惡也。示諭爲學功夫。果充此言。何患不

進。但讀書亦須隨章逐句。子細研窮。方見意味。若只用靈心。但求快意。恐終無以滌蕩塵埃。剷除鱗甲也。直卿在此問。以來書所云。渠殊不省。然聞過則喜。吾人正當勉力。不須更懷不平之意。必求伸己而屈人也。踏雪之游。果能踐約。幸甚。

答萬正淳

所論大概只是如此。但日用閒。須有個欄柄。方有執捉。不至走失。若只如此空蕩蕩地。恐無撈摸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閱理之精。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矣。

答劉季章

賢者比來爲學如何。雖未相見。然覺得多是不曾寬著心。曾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爲切己。所以心意急迫。而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烹桂林之行。辭免未報。未知竟如何。此閒有數十友。講學方就緒。從官未必有益。若得免行。成就得一二學者。非小事也。

答吳斗南人傑

竊伏山閒。久聞德義。且知著述甚富。每以未得亟見其人。而盡讀其書爲恨。茲辱惠問。并寄古易刊誤二書。所以見屬之意。甚勤且厚。非烹淺陋之所能堪也。比日春和。敬惟撫字有相。尊履萬福。二書三復不能去手。可謂極精博矣。鄙意尙有欲奉叩者。迫此治行之冗。未能盡布。別紙略見一二。幸復有以告之。他書承許盡以見寄。何幸如之。但洪範詩樂二論。尤欲早得之。或其餘未能悉辨。且先得此。幸甚幸甚。來書又

謂方思所以收其放心而患於未有以自入。此見高明之志。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不但爲言語誦說之計而已。區區不敏。尤所敬歎。蓋竊嘗謂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卽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人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矧以執事之明。而加意焉。則其見聞之博。參考之詳。亦何適而非窮理之地哉。如其不然。則是直爲玩物喪志而已。固知賢者不屑爲此。然熹之愚。不得不爲執事者慮之也。感見與之勤。不敢隱其固陋。伏惟察焉。且夕南去。相望益遠。惟幾以時自愛。庶膺召用。時時書來。慰此窮寂。千萬之望。

答輔漢卿

示諭所疑。足見探討不倦之意。前時所報。實有錯誤。已令直卿子細報去矣。熹向於中庸章句中。嘗著其說。今并錄去。可見前說之誤也。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而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

答輔漢卿

知從居寬曠。不廢讀書。足以爲慰。此間年來。應接差簡。然苦多病。不能用力文字間。又無朋友共講。閒有一二。則其鈍者。旣難湊泊。敏者。又不耐煩。有話無分付處。甚思賢者相聚之樂也。諸書無人歎讀。鈔寄。然

改處亦不多。但所錄語。盡有商量。恐非面不能盡耳。風力稍勁。而此一等人。多是立腳不佳。千萬更加勉力。以副所期。餘視自愛而已。柴中行聞報。漕司考校之語。其詞甚壯。亦聞之否。

答陳才卿

精舍朋友往來不常。早晚頗有講問之樂。但病軀應接。比之目前。頗費力耳。禮書得直卿。劉用之。在此漸可整頓。然亦多費功夫。甚恨相去之遠。不得賢者之助也。所示儀禮所疑。此等處難卒說。但看時隨手割記。向後因讀他處。邂逅或有發明。自不費力。今徒守此一處。反成擔閣。虛度光陰。不濟事也。其他更讀何書。子融相聚。有何講論。因筆及之。所願聞也。

答趙恭父

所示諸說。備見用意之精。然看得皆過高。不平穩。若一向如此說。卽非。惟令人解經不得。雖聖賢亦無開口處。凡有言語。皆爲剩物矣。又說日用閒。似見光景。不覺喜悅。此亦非好消息。且宜就平實明白處。看道理。是非久之。自然開明安穩。無凝滯也。儀禮文字。卻好。致道一篇。已入注疏。他時諸篇。皆當放此。或所附之文。有難曉者。亦當附以注疏也。致道告歸。甚令人作惡。此閒事。渠能言之。更不縷縷。渠認得門路。卻不錯。但恐未有勤懇積累工夫。凡百更相勸勉。爲佳耳。

答顏子壽詩

昨辱柱顧。并示長書。其悉雅意。但君子行身。自有法義。固不求於苟異。亦不期於必同。至於行道濟時。用

舍行藏。又有非人力所能必致者。聖賢之教。歷歷可考。如賢者之所論。是乃謀利計功之意。非熹之所敢聞也。大率近世此說甚熾。人心不止。而習俗不美。正坐此耳。願更思之。毋爲卒陷溺也。

答李伯諫

來書所謂發明西洛諸公所未言者。卽其過處也。嘗聞之師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卻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卻有病。此語極有味。試一思之。不可以爲平常而忽之也。

答梁文叔

昨日有人問看史之法。熹告以當且治經。求聖賢修己治人之要。然後可以及此。想見傳聞。又說不教人看史矣。

朱子文集卷之二

答連嵩卿

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使曰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尙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卻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澗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卻以見論。

答程允夫

熹承寄示前書。所論皆未中理。不得不相曉。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癡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癡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

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瑕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授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稱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閒矣。況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方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旣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凌。固嘗妄觝禪學。如大悲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徇旬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揚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瘢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迹。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揆天子以令諸侯。乃臣。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間。反覆町。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該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己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且往月來。遂與之化。如人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其若何哉。

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蠶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日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而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此熹之所不得不爲吾弟極言。而忘其僭越之罪也。程氏書布在天下。所至有之。此間所有。不過是耳。謾寄大全集一本。龜山語錄一本去。大全中有他人之文。目錄中已題出矣。恐已自有之。如未有。且留看。夏中寄來未晚也。程氏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日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足矣。不必傍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蓋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試用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此。自當有得。始知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無以異於雜薰。猶冰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汙。蓋亦難矣。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粉飾。但其詞意矜豪。誇詭。亦若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日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其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欲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燕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去。蘇公嗾孔文仲。訖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交。豈至若是之戾邪。文仲爲蘇所嗾。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潰悶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尙可考也。吾弟未之

見耳。因筆及此。似傷直矣。然不直則道不見。吾弟察之幸甚。

答石子重終

竊謂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卽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尙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盡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循先儒之說也。

答李伯諫甲申

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此來書之語。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此亦來書中之語。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爲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

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智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籬矣。熹竊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略曉文義。便爲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如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饑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饑寒。此遊察院語。此亦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樣看。日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也。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爲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爲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爲非。熹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爲己。而就此起計較。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禮。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爲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日有真心存焉。此亦來書之語。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爲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爲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爲此二本而枝其辭也。

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造妖捏怪。以誑愚惑衆。故達磨亦排斥之。熹竊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說也。今以佛爲聖人。而斥其言。至於如此。則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謗佛矣。豈非知其說之有所窮也。而爲是遁辭。以自解免哉。抑亦不得已於儒者。而姑爲此計。以緩其攻也。嗚呼。吾未見聖人立說以誑愚惑衆。而聖人之

徒倒戈以伐其師也。孰謂本末殊歸。首尾衝決如是。而尚可以爲道乎。

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熹謂性無僞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何必言在。蓋所謂性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廉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伊川之論。未易遽非。亦未易遽曉。他日於儒學見得一箇規模。乃知其不我欺耳。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怨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卻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池。卻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矣。參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

來書云。韓退之排佛而敬大顛。則亦未能排真佛也。熹謂退之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而已。其與原道所稱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天下國家。則

無所處而不當者。果如何耶。

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釋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緩於見性。本死生故。急於見性。熹謂無謂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謂儒本人事。緩見性者。亦殊無理。三聖作易。首曰乾元亨利貞。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孔子言性與天道。而孟子道性善。此爲本於人事乎。本於天道乎。緩於性乎。急於性乎。然著急字亦不得。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故爲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聖賢教人。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終始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諸天理。緩也。緩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盡性至命。方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說。一見之而遂已也。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剖析極精。試思之如何。來書云。子貢之明達。性與天道。猶不與聞。熹竊謂此正癡人前說夢之過也。來書又謂釋氏本死生。悟者須徹底悟去。故祖師以來。由此得道者多。熹謂徹底悟去之人。不知本末內外。是一是二。二則道有二致。一則死生人事。一以貫之。無所不了。不知傳燈錄中。許多祖師。幾人做得堯舜禹稷。幾人做得文武周公。須有徵驗處。

來書云。特聖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學者躡等。熹謂此正是王氏高明處。己中庸處人之說。龜山嘗力詆之矣。須知所謂不欲學者躡等者。乃是天理本然。非是聖人安排教如此。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且如一莖小樹。不道他無草木之性。然其長須有漸。是亦性也。所謂使欲當人立地成佛者。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

便要他立地于雲龍日豈有是理。便欲常人立地成佛亦是來書中語。設使有此幻術亦不可謂之循理。此亦見自私自利之規模處。

來書云曹參楊億不學儒不害爲偉人。熹前言已奉答矣。而細思之則老兄固云夫子之道乃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今乃有不學儒而自知道者。則夫子何足爲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也。且仁義禮樂果何物乎。又禮樂之主。今乃有不學儒而自知道者。則夫子何足爲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也。且仁義禮樂果何物乎。又曹參楊億二人相擬。正自不倫。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巖疏。後來卻能如此。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涉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子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菜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使液俱下。而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事見蘇黃門龍川別志第一卷之末。蘇公非詆佛者。其言當不誣矣。然則此二人者。雖皆未得爲知道。然億非參之倫也。子比而同之過矣。蓋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因論二人謾及之。亦不可不知也。

答李伯諫

承論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在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

加持守日就月將。不全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聚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面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至於易之爲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麤。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鄙意如此。故於來論多所未安。竊恐向來學佛病根。有未除者。故敢以告。然恐亦未必盡當於理。惟高明擇之。

答蔡季通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卽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爲。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爲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二者既分之後。方可論其中不中。惟精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尤執厥中。則無過不及。而

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爲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論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使認以爲道心。而欲據之。以爲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論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答江德功

有禮則安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施報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不忤於物而身安耳。未遑及夫心安也。況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爲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爲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爲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大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爲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

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答游誠之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一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人有時者。爲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卻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

答歐陽慶似光祖

辱惠問。乃慨然有志於學。甚善甚善。抑嘗病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方竊以是反而求之。而未之有得也。愧辱下問之勤。無以稱塞。敢私布之。不謙明者謂之然否。

答嚴居厚士敦

示論進學加功處甚善。觸事未能不爲事物所奪。只是未遇事時。存養未熟。所以如此。然又別無他歧。不可欲速。但常存此心。勿令閒斷。講明義理以栽培之。則久當純熟明快矣。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

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昨見所論三子具體而微。似未免太徇時好。然務爲奇險。反使詞義俱不通暢。久欲奉告而未及也。因此布陳。僭易僭易。

別紙論及養氣之說。足見講學不倦之意。但此章文義。正自難明。且當虛心平氣。反復諷誦。久當有味。今以迫切之心求之。正猶治絲而棼之。雖欲強爲之說。終非吾心所安。穿鑿支離。愈叛於道矣。今日據來論而略言之。宿字訓直。禮書如此處多。先儒之言。似不可易。壹字非訓一。便只是一字。乃專一之意耳。記得程先生有說。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試以是思之。知言則知義理之所在。無毫釐之差。故日用之間。有以集義而生浩然之氣。誠淫邪遁四字。有次序而無彼此之分。如楊墨釋老之言。無不具此四者。然今亦未易遽論也。請且如前說。反復玩味。要之以久。自當釋然有解悟處。不必廣求徒勞日力。只二先生有說處。鈔出同看可也。

答丘子野

示論觀玩之別。想已有成說。茲因下問之及。嘗竊思之。敢布左右。蓋易有象八卦。六爻。然後有辭。卦爻之辭。筮有變。老陽。老陰。然後有占。變爻之辭。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茲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謀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無違理。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復而不舍之辭也。筮短龜長之說。惟見

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爲此也。晉獻之欲立驪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爲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卽此以較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不審高明以爲然否。

答李深卿泳

昨擇之持示別紙。教告甚悉。時亦不暇奉報。然因其行。嘗口附區區。不知高明以爲然否。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辦。今未暇遠引。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謂一者。彼以謂二。吾之所謂實者。彼以爲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者。於吾學初未嘗端的用功。而於彼說頗嘗著力研究。是以於彼說日見其高妙。而視吾學爲不足爲。陷溺益深。則遂不復自知其爲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辨。守而告之。恐未易拔。而況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若可拯。蓋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體勢不侔。是以爲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爲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力者。如往時之

一意於彼而從事焉。假以歲時不使閒斷。則庶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所論不當啓後學輕視前輩之弊。此則至論。敢不承教。然觀聖賢議論。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私。若孟子之論伊尹。夷惠。抑揚其辭。不一而足。亦可見矣。若呂氏之學。在近世則亦近正矣。然觀正獻對神祖空寂之問。則以堯舜所知所急爲兩塗。觀原明述正獻學佛之事。則見正獻所學所言爲二致。諸若此類。不可殫舉。蓋猶未免於習俗之蔽也。以前輩之故。一例推尊。禁不得復議其失。是孔子不當論臧文仲之不仁不智。且當直許子文。文子以仁。然後爲可也。擇之講論精密。務求至當。似未爲過。但其閒卻實不免有輕視前輩之心。此則不可。去年因書蓋嘗箴之。正如老兄之意。但不敢謂緣此都不得別白是非也。凡此二條。皆近世學者深鋼之弊。是以因來論之。及而極論之。願試以愚言思之一事。正則其餘皆正矣。蓋理無二致。非如老兄所論中庸首章三句。別爲兩事。與呂氏所知所急所學所言。有彼此之殊也。鄙見如此。或有未當。因來卻望見教。勿憚反復。不有益於彼。則必有益於此矣。千萬至懇至懇。

答胡寬夫

示論疑義數條。足見別後進學之爲甚。甚感甚感。大概如此看。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閒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躐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中想像。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日力。更勿與人辨論釋氏長短。自家未有所見。判斷他不

得。況廢卻自家合做底緊切工夫。卻與人爭一場開口舌。有損無益。尤當深戒也。主一之功。學者用力切要處。承於此留意甚善。但其他推說。似太汗漫。多病痛。以烹觀之。似不必如此。只如今做書會處理會。便見漸次。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卽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看。而待此段分曉。說得反復不著。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卻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名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試更思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與子思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言且只各就本句中。體味踐履。久之純熟。自見淺深。今亦不須強分別也。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好談高妙。而自己腳根卻不點地。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大學解。想亦看未到。四哥又自有日課。不欲妨他。教人者。須常存此心。郭子和中庸。頃曾見之。切不可看。看著轉迷悶也。其他所欲文字。合用者。前已附去。其他非所急者。更不上內。想自曉此意。千萬息卻此心。且就日課中。逐些理會。懸實踐履。方有意味。千萬千萬。後生輩誦書。亦如吾人講學。只是量力。不要貪多。仍須反覆熟讀。時時溫習。是要法耳。

答陽子直方

承諭太極之說。足見用力之勤。深所歎仰。然鄙意多所未安。今且略論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託季通言之。蓋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

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爲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論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熹向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來論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則與熹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合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其他則李通論之。已極精詳。且常就此虛心求之。久當自明。不可別生疑慮。徒自攪繞也。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棠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真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太抵身心內外。初無閒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卽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擯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

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有。故有則有。撥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并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叔京來書。尙執前說。而來諭之云。亦似未見內外無間之實。故爲此說。并以寄叔京。而所以答叔京者。亦并寫呈。幸詳思之。卻以見告也。

答廖子晦德明

德明奮管極力尋究。於日用事上。若有所感。而知吾身之具有者。廣大虛靜。範圍天地。根本萬物。易所謂寂然不動。中庸所謂喜怒哀未發者是也。德明將以此爲大本。漸加修治之功。未知所見是否。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諭之云。然後爲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髣髴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

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然欲到得此工夫。須如釋氏。概心坐禪。始得。德明又慮至此。成正與助長。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蓋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後能。故明道先生。旣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旣得後。使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爲展託之論。德明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託於斯二者。孰從孰違。雖然是固操存舍亡之意。而孔氏教人求仁爲先。竊謂仁人心也。克己之私。而循天之理。則本心之仁得矣。夫復何事嘗試。求之。覺得難甚。先難後獲。寧不信然。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習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習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旣得後。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者。此言旣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成法之人爾。亦非謂旣自得之。又卻須放教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是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明道先生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德明竊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鳶飛。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見。而非道體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鳶飛魚躍。皆其分內耳。活潑潑地。智者當自知之。

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談此爾。

夫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若曰。知人之理。則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存乎我者。無二物也。故正蒙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忘者。可與言性矣。竊謂死生鬼神之理。斯言盡之。君子之學。汲汲修治。澗其濁而求清者。蓋欲不失其本心。凝然而常存。不爲造化陰陽所累。如此則死生鬼神之理。將一於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彼釋氏輪回之說。安足以語此。

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

德明伏讀先生太極圖解義第二章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謂無極之真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

此以出與因此而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爲辭。如以資始爲繫於陽。以正性命爲繫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則非得於言表者。不能喻此也。

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

答廖子晦

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爲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之性。所未著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爲果饗耶。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饗與不饗。蓋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卻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饗之者。竊謂人雖死無知覺。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大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思不同於聖賢。以爲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聖賢。

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爲人。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壞。懵不知其所存也。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論。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論。尙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爲主乎。旣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以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旣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燭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麤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

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鑑。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纒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卽且置之。姑卽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耳。

答廖子晦

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不專爲莊敬持養此心。既存設也。蓋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必言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卽此而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

之理。其得失之端。於此亦可見矣。故近日之弊。無不流於狂妄恣肆。而不自知其非也。

答廖子晦

守官得上官相知。可以行志。然獲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也。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所示疑義甚善。但一二處小未圓備。別紙具去。職事之餘。更能玩意於此固佳。然觀書亦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功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閒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齜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答廖子晦

顏子鑽仰。堅高。恍惚前後。喟然發歎。既知道體之無窮。又無所用其力。將欲罷之。而此理已躍如於中。有不容已者。而夫子循循善誘。復示以用力之方。博之以文。約之以禮。顏子窮格克復。既竭吾才。日新不息。於是實見此理。卓然若有所立。昭昭而不可欺。且又非力行之所能至。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如顏子者。可謂真知者哉。夫博文約禮。先王所以講習體驗之功也。所立卓爾。亦豈離隆衷之性。固有之。彝哉。而顏氏之真知如彼。後人之不能及。又如此。進寸退尺。每誦師言。惕然警懼。輒敢推廣先生之說。復以求教。詳賜開曉。幸甚。

所論顏子之歎。大概得之。然亦覺有太煩雜處。約而言之。則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閒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夫不可閒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此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物。而硬定差排。喚作心性也。若不如此。致使思索勞苦。說得相似。亦恐隨手消散。不爲吾有。況欲望其融會貫通。而與己爲一耶。舊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閒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近時朋友漫說爲學。然讀書尙不能記得本文。講說尙不能通得訓話。因循苟且。一暴十寒。日往月來。漸次老大。則遂漠然忘之。更無頭緒可以接續。至有不獲講學之利。而徒取廢錮之禍者。甚可歎也。來諭蓋已得此大意。然持之以久。全在日用功夫。勿令閒斷。久當自有真實見處也。

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竊謂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是蒙爻所謂以往吝也。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抑又聞之。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故元爲善之長。仁包義禮智三者。先之以仁。裁之以義。三代得天下以仁。莫不有慘怛之愛。忠利之教。所以不免於刑者。亦好仁惡不仁耳。今之爲州縣者。不念民生之艱。刑罰失平。征取無藝。筮楚流血。苟以逃上官之責。而過於寬者。又一切廢弛不立。所在有之。此固不足道。然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詳講。伏乞賜誨。

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闢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閒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緩急可否。是兩事。無程限。則緩急不在己。不親臨則可否不在己。今見爭訟人到官。常苦不得呈覆。須當計會案吏。然後得之。便可見其無政事不待可否失當。然後知其謬矣。又如縣道送兩稅簿。上州磨審。皆有日限。有違失則糾正之。無卽簽押用印給還。今有數月不還者。守倅漫不加省。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以此爲寬。不知孔子意裏道如何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答廖子晦

前此屢辱貽書。有所講論。每竊怪其語之不倫。而未能深曉其故。只據一時鄙見。所未安處。草草奉答。往往只是說得皮膚。不能切中其病。所以賢者亦未深悉。而猶有今日之論也。此雖微陋疏率之罪。然因此卻得左右明辨力叩。敷述詳明。然後乃能識得前後所說之本意。而區區愚見。亦因得以自竭。非小補也。

蓋詳來論。正謂日用之閒。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麤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鑽堅仰高。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耳。此其意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源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閒。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閒。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知顏曾洞見全體。卽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脈。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爲一。

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查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爲學則又不在乎事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爲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異哉。來論又疑考異中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以爲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工夫者此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爲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耳。非病其不曾捉得此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功夫徹上徹下細密緊切處向使不因來論之詳終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不是小事千萬詳看此說子細尋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認有相關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宜反覆不可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向來至此說得既不相合渠便藏了更不說著遂無由與之極論。至今以爲恨或因與書幸亦以此曉之勿令久自拘繫也。大顛問答初疑只是其徒僞作後細思之想亦有些髮影計其爲人由野質樸雖不會說而於修行地位做得功夫著實故其言語有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未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既聞其語而不覺遂悅之也。然亦只此便見得韓公本體功夫有欠闕處如其不然豈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一貶異教一言而使如此失其常度哉。此等處極不可草草看過更宜深體之也。其餘已具見於考異外集卷中者今不復論。然若不得此碑亦無由見得許多曲折也。坡公海外意況深可歎息近見其晚年所作小詞有新恩雖可冀舊學終難改之句每諷詠之亦足令人慨然也。二詩亦未甚曉不敢又便率然奉答然恐亦只是舊來意思但請只就

前說觀之。恐亦可自見得矣。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答滕德粹

僕與足下。雖幸獲同土壤。而自先世已去鄉井。中間才得一歸埽丘墓。省族姻。今又二十餘年。以故於鄉里。後來之秀。少所接識。計其不相存錄。亦已久矣。而昆仲乃獨惠然枉書。道說過盛。非所敢當。然所論爲學之意。則正區區所望於鄉人者。甚幸甚幸。夫學者。患不知其所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徘徊歧路。而不能得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千里以問於僕之不能耶。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既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然並進。而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於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而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則漸涵之久。心定理明。而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所以教。尤以爲先。足下不以愚言爲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因風寓謝。他未暇及。昆仲書無異指。故不復別致幸察。

答滕德粹

所問禱祠之惑。此蓋燭理未明之故。又爲憂患所迫。故立不定。今雖未能遽明。但且謹守自家規矩。一面

講學窮理。遇聖賢有說此事處。使更著力加意理會。積累功夫。漸漬日久。一旦忽然有開明處。使自然不爲所惑矣。今未能然。且當謹守聖賢訓戒。以爲根脚。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者。始有寄身之地。不然則飄搖沒溺。終不能有以自立矣。

答滕德粹

知官閒頗得讀書。不知做得何功夫。歲月如流。易得空過。彼中朋友書來。多稱德粹之賢。然鄙意所望者。則不止此。願更勉力。益加探討之功。勿令異時相見無疑可問。乃所望耳。谿堂雜文。久欲爲作序。但以當時收拾得太少。詩篇四六之外。雜文僅有兩篇。想亦未是當時著力處。未有意思可以發明。又不成只做一篇。通用不若題底文字。以故遲遲至今。欲留此人。等候草成附去。又此數日。正爲諸處人督迫文字。困憊殊甚。不免且小須也。釋氏之說。易以惑人。誠如來論。然如所謂若有所喜。則已是中其毒矣。恐須於吾學有進步處。庶幾可解。不然。雖欲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恐已無及於事。而毒之浸淫侵蝕。日以益深也。

答滕德粹

示諭讀莊周書。泛觀無害。但不必深留意耳。若謂已知爲學之大端。而自比於明道。則恐未然。明道乃是當時已見大意。而尚有疑其說之想。以故始雖博取。而終卒棄之。向來相聚。見德粹似於此理。見得未甚端的。且尙不能無疑於釋子之論。今若更以莊周之說助之。恐爲所漂蕩。而無以自立也。況今日諸先生議論。流傳於世。得失已分明。又非當日之比耶。若論泛觀。則世閒文字。皆須看過。又不特莊子也。承有意

此來不如乘閒早決此計。流光易失。衰老尤不可恃。果欲究竟此事。似不宜太因循也。

答周舜弼

臨行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觀之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痛病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仁字想別後所見尤親切。或有議論。因來不妨見寄。

答周舜弼

葬事不易使能了辦。喪禮盡誠不徇流俗。此尤所難。更宜深念。閔卜二子除喪而見之意。以終禮制。區區之望也。

彼中朋友用功爲學次第如何。使中諭及。向時每說持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於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

答周舜弼

示諭爲學之意。大概不過如此。更在日用之間。實用其力。念念相續。勿令間斷。

答周舜弼

來諭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耶。

答程正思

大抵近日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獨正思篤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肯窮究此爲甚不易得常與朋友言之以爲爲學正須如此方有可望然亦覺得意思有麤疏處辨論功夫勝卻玩索意思故氣象閒有喧鬧急迫之病而少從容自得之意此爲未滿人意耳

答程正思

論語舊嘗纂定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易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亦甚欲相與商訂耳

答程正思

熹忽被改除之命來日當往奏事倘得遂瞻玉陛不敢愛身以爲朋友羞但恐疏拙不能有以感動上意耳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爲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為重昨告擇之正爲徒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設耳於理固無大害也

答汪子文

似聞比來急於進取遂爲神怪所惑殊駭聞聽於此等處把捉不定則所講聞於簡冊者將以何用耶自此切須安常守正以爲進學之地不宜復徇前失以陷於邪妄之域也

答程允夫

所示詩文筆力甚快書中所云則未敢聞命別紙條折以往試熟看數過當自見得大抵自道學不明千有餘年爲士者習於耳目見聞之陋所識所趣不過如此如欲爲文章之士而已則以吾弟之才少加勉

勵。自應不在人後。但不當妄談義理。徒取諂於識者。若果有意於古人之學。則如所示。皆未得其門而入者。要須把作一件大事。深思力究。厚養力行。然後可議耳。但恐浮豔之詞。染習已深。未能勇決。棄彼而取此。則非僕之所敢知也。

答程允夫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幸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卽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佐或中。君子不貴也。

答程允夫

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顏子方之。僕不得不論也。今此所論。又以爲行事可法。本朝人物最盛。行事可法者甚衆。不但蘇公而已。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捨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概舉。但其辨足

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僕數年前亦嘗惑焉。近處始覺其謬。

答程允夫

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閒。行住坐臥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己物爾。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未暇錄。且令寫此一銘去。此尤勝他文也。密院闕期尙遠。野性難馴。恐不堪復作吏。然亦姑任之。不能預以爲憂耳。所示語孟諸說。深見日來進學之力。別紙一一答去。更且加意。如此探討不已。常有得耳。丁寧葉仁來時去取書。恐更有商量處。一一示及。孤陋無所用心。惟得朋友講論。則欣然終日。千萬有以慰此懷也。可欲之謂善。此句尋常如何看。因來論及龜山易傳出時。已缺乾坤。只有草藥數段。不甚完備。繫辭三四段。不絕筆。亦不成書。此有寫本。謾附去。然細看亦不甚滿人意。不若程傳之厭飫充足。潘子淳書頃亦見之。蓋雜佛老而言之者。亦不必觀。向所論蘇學之敝。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爲如何。他時於已學上有見處。此等自然冰消瓦解。無立脚處。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真不虛語。正蒙已領。近泉州刊行程氏遺書。乃二先生語錄。此閒所錄。且夕得本。首當奉寄也。此學寂寥。士友不肯信向。吾弟幸有其志。又有其才。每一得書。爲之增氣。更頭專一工夫。期以數年。當有用力處。如良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吾弟試熟味之。有疑卻望示諭。秋試得失。當已決。早了此一事。亦佳。然是有命焉。亦不足深留意也。

答程允夫

昨來疑義久不奉報。然後來長進。又見得前說之是非也。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以少卻玩味踐履功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卻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工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卻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卽有歸宿。此語似有味。更告思之。草此爲報。不能多及。餘惟力學自愛。

答黃子厚

知讀精義有得。尤以爲喜。大指固不出二先生之說。然並觀博考。見其淺深疏密於毫釐之間。尤能發人意思。使人益信二先生之說不可易也。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先生所以有盡己爲忠。盡物爲信之論也。鄙意如此。試思之然否。卻見論登山之興。前日失之於躡步之間。今復冒暑而往。則有所不能矣。或恐欲尋舊約。卽請見過。卻議行計也。伯恭甚愛上嵐山水。前日經行。適值風雨。尤快心目也。

答董叔重

示論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是看大指。卻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易字之說。前累

奉報鄙意。但不欲學者切切於此不急之外務耳。必欲與名相稱。則以叔重易之。蓋取通書其重無加焉耳之義。如何如何。

答董叔重

所論心之存亡得之前日得正思書說得終未明了。適答之云。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存則正。不存則邪。不知渠看得復如何也。但來諭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功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

答董叔重

微子篇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一段。殊於三仁之去就死生。未知其所以當留當去當死之切當不可易處。嘗讀微子書。見其所以深憂宗國之將亡。至於成疾爲狂瞖。無所置身。其心切矣。然終不言於紂。以庶幾萬一感悟而遽爲之去。是必有深意者。東坡則曰。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俱去。然微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貢於先王。微子去之。以續先王之國。箕子爲之奴。以全先王之祀。比干以諫而死。爲不負先王也。而林少穎亦從其說。以爲二人處危疑之地。身居嫌隙。不可彊諫。徒死又無益。故微子雖欲諫。

於箕子以救紂之顛隴。然箕子以謂我興受其敗。猶言我起而諫。則受其禍。不可以復諫。又不可居位。故微子遁逃以避禍。而箕子隱晦以自存。惟比干不處嫌疑。故彊諫而死。三人所處之勢不同。故各行其志。以自達於先王而已。審如是說。則微子箕子皆未嘗諫。無乃屑屑然。遭嫌遠禍。以苟存乎。唐孔氏曰。我興受其敗者。我適起而受其禍。敗不可逃免。然殷滅之後。我不事異姓。不能與人爲臣僕。示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適值紂怒未甚。故得不死耳。微子告二人。而獨箕子答者。比干與箕子意同。經省文也。竊謂孔氏去古未遠。唐孔氏蓋推本安國之意。其言必有所據。蓋嘗因是妄謂。微子以宗國將亡。不辭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興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其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心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澗。而爲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卽死。庶幾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爾。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卽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謂吾二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

同。皆當與社稷俱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於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有疑心。則雖盡忠與言。而未必不疑。蓋疑心先入而爲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當遽逃而出。乃合於道。又況我與比干。旣留諫以事紂。則存亡未可知。萬一不死。罔爲人臣僕。此心已堅定。則亦不可使成湯以來。廟不血食。況汝爲元子。又居危疑之地。義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爲而爲之。故孔子並稱三仁。或以此歟。妄意如此。乞賜諄切垂誨。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被囚也。

答黃子耕

伏枕月餘。已分必死。自人夏以來。卻稍輕減。但今餘證往來。頗亦廢事。明年使當七十。據禮而論。亦合衰殘。無足深歎也。但此道衰微。方賴朋友潛思固守。以庶幾於久遠。年來僅得伯豐。最爲可望。乃復盛年奄至。大故聞之。傷悼不能爲懷。非獨以平日往來游好之情而已。聞其親年高。遭此何以堪處。江西朋友書來。卻皆言其子曉事。此則猶爲不幸之幸。欲遣一人持書致奠。并弔其家。而力不能辦。今有書信。不免奉煩。爲尋的便附往。若相去不遠。更得專人取其回書。以來尤所望也。所諭職事。縷縷備悉。旣是出來仕宦。此等自不能免耗金。文字以目昏未能盡讀。然其大概已可見矣。改秩後。授一湖北淮南僻縣。優哉悠哉。

聊以卒歲。此乃今日最上策也。

答黃子耕

兩辱手示。得詳近況。良以爲慰。竟從銓部。調遠邑而歸。旣無冒進之嫌。又絕矯亢之累。所處甚精。吾黨足以增氣矣。甚幸甚賀。聞湖北深僻。民少事稀。無迎送督促之煩。以優游讀書。此今日仕宦之最佳處。想歲下了。卻令兄位下一二事。使可行矣。自分寧取道。應亦不遠。但恨相望益遠。最晚沈痼。無復相見之期。此爲恨耳。伯豐子弟如何。自其云亡。念之不能已。蓋朋友中敏悟未有其比。意其它日。可以任傳付之責者。非獨爲游好之私情也。

答黃子耕

知赴官有期。僻遠之鄉。官事簡少。可以讀書進學。若如此實做得三年功夫。比之奔走塵埃。俯仰應接。殊未爲失計也。來論更欲於經史中求簡易用功處。此亦別無他巧。只是且將所已學者。反復玩味。不厭重複。久之。當覺意味愈深遠。理致愈明白耳。此外昔所未學。亦有切於修己治人之實者。更以暇時量力探討。使其表裏精蘊。通貫浹洽。則於本原之地。亦將打成一片。無處不得力矣。有如衰朽百病交攻。常時氣滿心腹。今日乍寒。痛甚。幾不能起。觀此氣象。餘日幾何。然每開卷。及與朋友講論。未嘗不覺其有起予之益。況如賢者春秋尙富。精力尙強。其可不自勉乎。安仁經界文字。其畫一中。所言戶部行者。卽是李仲水所行。其言本縣措置者。卽是當來邑中推廣其說。雖未及一一細觀。然亦可以見其不苟之意。鄉在臨

漳訪問打量算法得書數種。比此加詳。然鄉民卒乍不能通曉。反成費力。後得一法。只在田段中間。先取正方步數。卻計其外尖斜屈曲處。約湊成方。卻自省事。恨爲私意浮議所搖。不得盡力其閒。以見均田平賦之效。今讀所示。尤使人悵然也。

答曹立之

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己分修習。隨己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不至不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極欲一見渠兄弟更深究此。而未可得。向許此來。今賤迹既不定。想其聞此早暎。又未必成來。深以爲恨也。程丈諸說。亦有鄙意所未安者。以未參識。不欲劇論。但未知立之。見得宥辟未發等語如何。若已無疑。卽不須論矣。立之所疑太極之說甚當。此恐未易以口舌爭也。輔養人主心術。與開陳善道。排抑佞邪。正是相資爲用。不可作兩事看。如公仲之事。則人主本有畏相畏義之心。而近習之智尙淺。故其爲蔽也未深。是以幸而有濟。若使趙侯之歌者。先覺其所薦之能害己。而有以閒之。則公仲者。又如何而爲計邪。元祐諸公。不能開導君心。固爲有罪。然謂不當斥逐小人。使至相激。則亦未通。但當時施行有過當處。此則不可不監耳。陳太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透迤亂世。而免於小人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之國哉。然此

恐亦姑論其理之當然。若熹自爲之。則必有甚於元祐諸公之所爲。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必矣。氣質一定。不能自易。奈何奈何。近得程丈文字。論及黍尺制度。此中無人。及文字可討論。尙未及報。但告糴進賢。甚蒙其留意。亦以此取怒於府帥。使人不自安也。立之所與趙子直論事甚佳。如熹自度。必不能濟當世之務。然渠輩作此議論見識。亦適可保身。不犯世患耳。其不能濟世。恐亦無以異也。

答范伯崇

伯崇近日何以用功。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暇時速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衆理易明矣。此外別無著力處。官事有可以及人處。想不憚出力。然檢身馭下。尤不可不加意也。

答何叔京

上蔡語錄。上卷數段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常自有味。不必廣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洒耳。

答趙詠道

熹求道不力。衰晚無聞。辱問之勤。不知所以爲報。然少嘗聞之。天下有正理。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媮媮姝姝。自以爲足。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惟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願明者以是思之。若曰佛老之說。衆人亦知其非。豈以彼之明

智而肯取以爲用。此殆侏儒觀優之論。今固未論。有見於吾道者之如何。俱讀近歲所謂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之所在矣。此事可笑。非面見極談。不能盡其底裏。然爲學之初。便欲窮其說之是非。而去取之。則又恐綠衣黃裳之轉而爲裳也。如涉大水。渺無津涯。要常常以聖賢之言爲標準。則不至於陷矣。令弟致道。在此相聚數月。雖未能忍力銳進。亦似頗識爲學之門戶。經山必能具道此間曲折。凡此所未及言者。可問而知。不暇盡布也。

答朱朋孫

長書垂示。尤荷不鄙。所論爲學之意。又足以見雅志之所存也。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八書。則其茫然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怪哉。願且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功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功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欲爲沙隨程丈立祠甚善。但衰病不堪思慮。曲折已報余正父矣。幸察之。

答周南仲南

往歲湖寺雖嘗獲一面。而病冗不能款扣餘論。後乃得見廷對之文。切中時病。深以歎服。益恨相去之遠。不得會聚以講所聞也。茲辱惠書。又見李通具道遊從切磋之益。深以爲慰。比日雪寒。德履佳福。烹頤鈍之學。晚方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使先人者爲主。

而又軀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來論許以所疑下詢。幸甚。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真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其句內無一字之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爲人大言相誑。如九方皋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言語之外也。方賓王每書來。說得道理儘有歸著。知與游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嘉禾也。周叔謹行。草草附此。不能竟所言。政遠切祈珍重。

答析子明

伏蒙鐫諭。先正蔡文。使人三返。而勤懇益至。烹雖至愚。心非木石。豈不惻然有動於中。亦何忍爲此牢辭。固拒。以逆盛意。實以衰悴。心日俱疲。不堪思慮檢閱。而兩年以來。名在罪籍。每讀邸報。觀其怒日切齒之態。未知將以此身。終作如何處置。然後快於其心。未嘗不惕然汗出。浹背沾衣也。是以年來。絕不敢爲人作一字。近所祈懇。百拜而辭者。已數家矣。若以尊諭之嚴。遵弛此禁。則四面之責。紛然而至。從之則召禍。不從則取怨。反復思之。未見其可。兼餘年無幾。疾病侵凌。神思昏然。豈有精力。可以給此。切告於亮。貸此。姦生。不勝千萬哀懇之至。

答度周卿正

比來爲泥如何。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幾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

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因書信筆。不覺縷縷。切勿爲外人道也。

答張元德

衡陽之計。想已聞之。深足傷歎。然當路攻擊。意殊未已。今雖如此。亦恐更有追削禁錮之類。而一時善類。次第皆不可保。吾輩閣中講學。固爲美事。然亦恐有不可測者。此方深以爲懼。而賢者乃勸彭丈何也。竊幸已得祠。差可自安。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爲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卻如此溫習。乃爲佳耳。所說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意。本自寬平。今傳卻太詳密。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掣不起。貫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爲一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義。寧略毋詳。寧疏毋密。始有餘地也。詳故碎密故拘歐嚴譚君。近來看得又如何。更望以此相勉。但於所讀之書。經文注腳。記得首尾。通貫浹洽。方有可玩繹處。如其不然。泛觀雜論。徒費日月。決無所益也。所論新法。大概亦是如此。然介甫所謂勝流俗者。亦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若得明道先生。與一時諸賢。向源頭與之商量。令其胸中。見得義理分明。許多。人欲客氣自無處著。亦不患其不改矣。若使以不可與有爲待之。而不察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真有未盡善處。則亦非所以爲天下之公。而自陷於一偏之說矣。頃見趙丞相所編諸公奏議。論新法者。自有數卷。其言雖不

爲不多。然真能識其病根。而中其要害者殊少。無惑乎彼之以爲流俗之浮言。而不足恤也。至如禘廟一事。當時發言盈庭。多者累數千字。而無一字可以的當。與介父爭是非者。但今人只見介父所言。便以爲非。排介父者。便以爲是。所以徒爲競辨。而不能使天下之論。卒定於一也。此說甚長。非面論而未易究。

答張元德

配義與道之說。殊不可曉。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體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卻本文。肆爲浮說。說得郎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故程先生有說書非古意。轉使人薄漢儒。下帷講誦。未必是說書。又說作論語解。已是贖了。又以毛公說詩。爲有儒者氣象。觀此等處。其意蓋可見。今說配義與道。卻不就孟子上理會。如何是義。如何是道。如何是氣。如何地配。便一鄉掉開了。只單說箇道字。已是無捉摸處。又將道字。訓作行字。尤無交涉。說得愈多。去理愈遠矣。今合且先理會。如何是義。卻就義字上推。如何是道。道之與義。同異如何。如何又要氣來配他。配字。又是何意。適檢集註說得儘分明了。不知曾子細否。只此數字分明。卽孟子意思分明可見。而程子所謂沖漠氣象。亦在其中。初非有二說也。子約所說。亦未免向別處去。如此支離。轉無交涉。卻恐不免真爲擊空擊拂者所笑矣。其他所論時習率性。鳶魚等說。今皆未暇論。論得亦未有益。可且理會此配義與道。令分明。使中蚤報及也。

答王晉輔

薦承委諭。極荷不鄙。實以多病畏事。不敢作文字。以故前此不敢聞命。今不獲已。輒以數字附於行狀之末。少見鄙意。然已覺太露筋骨。切告勿以示人。恐彼此不穩。便非獨罪戾之蹤。爲有害也。向來子約。每言鄉學之意甚美。然於愚意。竊恐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爲文之力。此亦鄉黨習尚流風之弊。其所從來也遠。宜賢者之未免也。自今以往。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孰緩孰急。以爲先後。姑屏舊習。而取凡聖賢之言。若大學若論孟若中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廣。使道義之實。有以悅於心。而充諸己。則自將無慕於外。而所以顯親揚名者。必有以異乎前日之爲矣。若但以名位之爲尊。言語之爲麗。聞譽之爲誇。而汲汲乎伐石攻木以爲事。則是非獨老拙羞之。抑子約平生所學於賢者。亦將大不滿於泉下矣。所諭鄙文。何乃爲此曲折。已託劉李章言之。此豈止載禍相餉而已耶。

管池從周

前此辱書未報。今又承惠問。尤以愧感。詢及所疑。足見嗜學之意。但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且得如此。向前更有多少功夫。豈可使慮其難。但此二書。亦須反復熟讀。著力研究。乃可見其意耳。所問論語首章。俱將所學反復思繹。常切遵行。便是時習習之久。自有說處。此只是爲學實事。別無深遠旨趣也。汎愛雖非初學之切務。然既與物接。若都忽然與之相忘。亦非義理。自是須泛愛也。觀賢者之意。似只欲以兀然自守爲是。故所論每每如此。願少恢廓之。不然。只終不免於昏陋狹隘。而無所發明也。

答李晦叔

理固如此。然須實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語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朱子文集卷之三

答汪太初

四月八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汪君太初茂材足下。熹於足下。雖得幸同土壤。而自先世流落園中。以故少得從故里之賢人君子游。顧其心未嘗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屬隨官牒來官廬阜。同郡諸生。聞有昔相過者。而足下乃以手書先之。三復誨諭。喜幸無窮。又承示以文編。益欽德學之盛。而恨其未得少奉從容也。然聞嘗竊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縣然。惟微幸於一見此物。以爲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爲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則未有不墮於此者也。熹之病此久矣。而未知所以反之。蓋嘗深爲康、胡二君言之。而復敢以爲左右之獻。不識高明以爲然否。抑嘗聞之。學之雜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揜於陋也。故中庸善居誠身之前。而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足下其試思之。未卽會晤。惟進學自愛爲禱。恩恩不宣。熹再拜。

答潘叔昌

細讀來論。足見爲己之力。但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己之日。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免者而克之。則亦代翁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躬所未逮。姑誦所聞。已深愧視。惟明者有以裁之。

答黃直卿

前書所論先天太極二圖。久無好況。不暇奉報。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卻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概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二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中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近日講論及修改文字頗多。當候相見而言之。

答黃直卿

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間斷。此說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

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邪。通書中所謂誠無爲者太極也。幾善惡者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也。皆就圖上說出其餘如靜虛動直禮先樂後淡且和果而確之類亦是圖中陰陽動靜之意。蓋既曰各具太極則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之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盡得。皆不但爲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然此亦只是大概法象。若論日用工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要約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遂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虛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象思維也。既先有箇立脚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胸中萬理洞然通透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闊矣。若但寸寸錄錄比量湊合遂旋將來做工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邪。

答呂子約

示論縷縷足見力學之志。然所讀書似亦太多矣。大抵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今觀來論雖云數書之外有所未暇。然只此已是多少功夫。又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辯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答呂子約

示諭縷縷備見篤學力行之意。然未免較計務獲之病。著此意思。橫在方寸間。日夕紛擾。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牀。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效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復通透。而復易一書之爲愈。蓋不惟專力易見功夫。且是心定不雜。於涵養之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但爲聞見之知。此固當然。聞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誠未可輕厭而躐等也。

答呂子約

示諭日用功夫。有未到處。此見省身克己用力之深。不勝歎仰。然前後已屢奉聞。不必如此計較迫切。但措其心於中和平正之地。而深以義理灌溉培養之。自然日有進益。如其不然。則存養講習之功。未及一二。而疑悔勞殆之病。已奪其千百矣。試更思之。至如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工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稍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亡羊者。不可不戒也。

答呂子約

自頃承書。有專介存問之約。日望其至。忽得郭希呂書。聞管感疾不輕。甚以爲慮。而無從附問。但切縣情。前日使至。忽領手書。未及發視。亟問來人。知已無他。爰疑頓釋。旣而細讀。乃審向來疾證。誠亦可畏。今幸平復。而又自能過意調攝。尤副所望。比日竊惟體候益佳健矣。但來書以爲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

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崇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況以子約平日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饑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今既能以前事爲戒。凡百應酬計。亦例如節齋。然區區之意。於此猶不能忘言。更祝深以門戶道學之傳爲念。幸甚幸甚。枉尺直尋。素未嘗以此奉疑也。但見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騖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蓋非獨爲子約惜。實爲伯恭惜。又重爲正獻榮陽諸公惜也。漢唐本體只是智力。就有暗合處。故能長久。如此言之。卻無過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正道正理。未嘗一日而可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爲有徵也。設若接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說破。仍是便須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窠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救得他人。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陳正己書來。說得更。是怕人。今錄所答渠書去。幸一觀此。尤可爲歎息也。仁字之說。論之愈詳。愈覺迷昧。然竊恐所謂。祇就發用之端而言。則無由見仁之本體。只此一句。便是病根也。蓋孟子論仁。雖有惻隱人心之殊。程子於此。亦有偏言專言之別。然若實於惻隱之偏言處。識得此人心。專言者。其全體便可見。今只爲於此認得不真。故不能以識其全體。乃欲廣大其言。以想象而包籠之。不知言愈廣大。而意愈不親切也。程子之言。惟

殺種一條。最爲親切。而非以公便爲仁者。亦甚縝密。今乃反皆不認。而必以易傳偏旁贊歎之言。爲直解字義。則不惟不識仁。亦錯看了易傳矣。克己復禮。前說已得之。卻是看得不子細。誤答了。今承再諭。愈詳密無疑矣。浩然之氣一章。恐須先且虛心熟讀孟子本文。未可遽雜他說。俟看得孟子本意分明。卻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於其間。方爲盡善。若合下便雜諸說混看。則下梢亦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近日經說多有此弊。蓋已是看得本指不會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然此處纔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不可不知也。又非義襲而取之句內。亦未見外面尋義理之意。請更詳之。橫渠先生言。觀書有疑。當且潛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妙。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著卦而言。著卦何嘗有思有爲。但只是扣著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爲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著卦之外也。曾子告孟敬子三句。不是說今日用功之法。乃言平日用功之效。如此看得文義方通。來論糾紛。殊不可曉也。不知其仁之說。恐未安。且未論義理。只看文勢。已自不通。若更以義理推之。尤見乖戾矣。蓋知自是知。仁自是仁。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著實踐履。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爲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許之。非但欲其知之而已也。若謂未知者。做得皆是。而未能察其理之所以然。則諸人者。又恐未能所爲皆是。固未暇責其察夫理之所以然也。

日用功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間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答呂子約

示諭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乃爲有益。若只似日前大食長欲。貪多務速。卽不濟事耳。洒掃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既失之於前矣。然既壯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味而難入。須要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不偏。乃爲佳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使遭如此纏繞。卽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

答呂子約

示諭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捉處也。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耳。非是公後。又將此意尋討他也。

答呂子約

所示日用功夫。大慰所望。舊讀胡子知言。答或人以放心求放心之間。怪其覲縷散漫不切。嘗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嘗恨學者不領此意。今觀來論。庶幾得之矣。所論必有事焉。鳶飛魚躍。意亦甚當。孔子只說箇先難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爲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地處耳。知得如此。已是不易。更且虛心寬意。不要回頭轉腦。計較論量。卻向外面博觀衆理。益自培殖。則根本愈固。而枝葉愈茂矣。若只於此靜坐處尋討。卻恐不免正心助長之病。或又失之。則一蹴而墮於釋子之見矣。亦可戒也。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卻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爲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工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教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若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惟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使爲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且如向來主張史記時變之學。以近日鄙人觀美。出涕沱若之章觀之。亦可見其流弊之所極矣。此乃前人有醇德。而無虛心之弊。反爲所誘。以墮一偏之見。今日子弟。欲發其所長。而復其所短。正在專於自己分上。公聽并觀。打破前來窠臼。乃可以發明前人本來心事之正。而使學者戒其所偏。此在子約比之他人。又有此擔負。尤不可以不勉也。

答王子合

昨承問及復卦之說。如所諭固善。然亦有說。蓋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并行。且如人方窮物欲。豈

可便謂其間天理元不間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開闢。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此語最爲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無者。若善惡則有真妄之分。人當克彼以復此。然後可耳。至所謂可識心體者。則終覺有病。蓋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也。曾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緣飾。只得做不是。所以後來要易了方死。只如此看。多少直截。若謂因仍習俗。非曾子之爲然。則向所謂黽勉周旋者。又豈得爲曾子之爲邪。要之一等是錯了。不若只如此看。猶不失爲仁者易辭之過也。如何如何。

答王子合

陰陽之氣。相勝而不能相無。其爲善惡之象。則異乎此。蓋以氣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本固并立。而無先後之序。善惡之分也。若以善惡之象而言。則人之性。本獨有善而無惡。其爲學亦欲去惡而全善。不復得以不能相無者。而爲言矣。今以陰陽爲善惡之象。而又曰。不能相無。故必曰。小人曰爲不善。而善心未嘗不閒見。以爲陰不能無陽之證。然則曷不曰。君子曰爲善。而惡心亦未嘗不閒見。以爲陽不能無陰之證耶。蓋亦知其無是理矣。且又曰。克盡己私。純是義理。亦不離乎陰陽之正。則善固可以無惡矣。所謂不能相無者。又安在耶。大凡義理精微之際。合散交錯。其變無窮。而不相違悖。且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亦如之者是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

則陽客而陰主。此類甚多。要當大其心以觀之。不可以一說拘也。

窮理之學。誠不可以頓進。然必窮之以漸。俟其積累之多。而廓然貫通。乃爲識大體耳。今以窮理之學。不可頓進。而欲先識夫大體。則未知所謂大體者。果何物耶。

道卽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今日子貢曾點知道矣。而窮理未盡。則未知所謂道者。又何物耶。

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後書所論欲識端倪。未免助長者得之矣。然猶曰。其體不可不識。似亦未離前日窠臼也。細看後書已改識字爲知字。又云。心體之知。亦似已覺前弊。但未脫然耳。

答林伯和

示諭。前此蓋嘗博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見求道懇切之意。以烹觀之。此殆師友之間。所以相告者。未必盡循聖門學者入德之序。使賢者未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大抵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爲先。新民爲後。近世語道者。務爲高妙直截。既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囂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博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慤實。可以爲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

放縱卽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懼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尚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豫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無由而論。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

答胡廣仲

熹承諭向來爲學之病。足見高明所進日新之盛。一方後學蒙厚惠矣。然以熹觀之。則恐猶有所未盡也。蓋不務涵養。而專於致知。此固前受病之原。而所知不精。害於涵養。此又今日切身之病也。若但欲守今日之所知。而加涵養之功。以補其所不足。竊恐終未免夫有病而非所以合內外之道。必也。盡棄今日之所已知。而兩進夫涵養格物之功焉。則庶乎其可耳。蓋來書所論。皆前日致知之所得也。而其病有如左方所陳者。伏惟幸垂聽而圖之。

夫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繆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舊本圖子既差。而說中靜而生陰。靜下多一極字。亦以圖及上下文意考正。而削之矣。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爲據。而曲爲之說。意則巧矣。然既以第一圈爲陰靜。第二圈爲陽動。則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陽之陰。後有兼陰之陽。則周子本說。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子所謂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卽周子所謂互爲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卽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故二夫子皆兩言之。未嘗偏有所廢也。今偏舉其一。而所施又不當其所。且所論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是乃截然之甚者。此熹之所疑者一也。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程子於顏子好學論中。論此極詳。但平心易氣。熟玩而徐思之。自當見得義理明白穩當處。不必如此強說。枉費心力也。程子所謂常理不易者。亦是說未感時。理之定體如此耳。非如來論之云也。此熹之所疑者二也。知言疑義。所謂情亦天下之達道。此句誠少曲折。然其本意。卻自分明。今但改云。情亦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也。則語意曲折備矣。蓋非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以見其中節與否。非其發而中節。則又何以謂之和哉。心主性情。理亦曉然。今不暇別引證據。但以吾心觀之。未發而知覺不昧者。豈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所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今日以情爲達道。則不必言心矣。如

此則是專以心爲己發。如向來之說也。然則謂未發時無心可乎。此義程子答呂博士最後一書說已分明。今不察焉。而必守舊說之誤。此熹之所疑者三也。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聞於浮屠常總者。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爲善。未有惡之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而已。旣曰無有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爲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性善。是乃所以別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自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爲對也。今必謂別有無對之善。此又熹之所疑者四也。中庸鄙說誠有未當。然其說之病。正在分曉太過。無復餘味。以待學者涵泳咀嚼之功。而來論以爲未曾分曉。說出不知更欲如何。乃爲分曉。說出耶。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它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爲有功。故熹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蓋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出於此四者。今以此爲倒說。而反謂仁義因父子君臣而得名。此熹之所疑者五也。中和體用之語。亦只是句中少曲折耳。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者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熹前說之失。使以中和爲體用。則是猶使以方圓爲天地也。近已用此意。改定舊語。如來論所疑。卻恐未然。又云中自過不及而得名。此亦恐說未發之中。

不著。此烹之所疑者六也。至於仁之爲說。昨兩得欽夫書。詰難甚密。皆已報之。近得報云。卻已皆無疑矣。今觀所論。大概不出其中者。更不復論。但所引孟子知覺二字。卻恐與上蔡意旨不同。蓋孟子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癢。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知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然其大體皆智之事也。今以言仁。所以多矛盾而少契合也。憤驕險薄。豈敢輒指上蔡而言。但謂學者不識仁之名義。又不知所以存養。而張眉弩眼。說知說覺者。必至此耳。如上蔡詞氣之間。亦微覺少些小溫粹。恐亦未必不坐此也。夫以愛名仁。固不可。然愛之理。則所謂仁之體也。天地萬物。與吾一體。固所以無不愛。然愛之理。則不爲是而有也。須知仁義禮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乃天然本有之理。無所爲而然者。但仁乃愛之理。生之道。故卽此而又可以包夫四者。所以爲學之要耳。細觀來論。似皆未察乎此。此烹之所疑者七也。晦叔書中論此大略。與吾文意同。更不及別答。只乞轉以此段呈之。大抵理會仁字。須非義禮智三字通看。方見界分分明。血脈通貫。近世學者。貪說仁字。而忽略三者。所以無所據依。卒非與仁字而不識也。夫來教之爲此數說者。皆超然異於簡冊見聞之舊。此其致知之功。亦足以爲精矣。然以烹之所疑考之。則恐求精之過。而反失之於驛也。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當均平。無無對者。惟道爲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蓋所謂對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復推之。天地之間。真無一物。兀然無對而孤立者。此程子所以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而足蹈也。究觀來教。條目固多。而其意常主於別有一物之無對。故凡以左右而對者。則扶起其

一邊以前後而對者。則截去其一段。既強加其所主者。以無對之貴名。而於其所賤。而列於有對者。又不免別立一位以配之。於是左右偏枯。首尾斷絕。位置重疊。條理交併。凡天下之理勢。一切疇咨贅脹。側峻尖斜。更無齊整平正之處。凡此所論陰陽動靜。善惡仁義等說。皆此一樸中脫出也。常安排此箇意思。規模橫在胸中。竊恐經不能到得中正和樂廣大公平底地位。此烹所以有所知不精。害於涵養之說也。若必欲守此。而但少加涵養之功。別爲一事。以輔之於外。以是爲足。以合內外之道。則非烹之所敢知矣。要須脫然頓舍舊習。而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安。則庶乎其可也。仰恃知照。不鄙其愚。引與商論。以求至當之歸。敢不罄竭所懷。以求博約。蓋天下公理。非一家之私。倘不有益於執事之高明。則必有警乎烹之淺陋矣。

與吳晦叔

文叔出示近與諸公更定祭儀。其間少有疑。輒以請教。幸與諸公評之。廟必東向。此一句便可疑。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爲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牖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卽須東向。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試取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等篇讀之。卽可見矣。今通典開元禮釋奠儀。猶於堂上西壁下。設先聖東向之位。故三獻宜皆西向。彷彿古制。今神位南向。而獻官猶西向。失之矣。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禘祭之時。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仍舊東向。而羣昭南向。羣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爲禘祭時言。

也。非禘時則羣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廟則初不東向也。至朱公掞錄二先生語。始有廟必東向之說。恐考之未詳。或記錄之誤也。且禮左宗廟。則廟已在所居之東南。禮家謂當直已丙上。若又東向。則正背卻中庭門道。於人情亦不順矣。故疑語錄恐是錯東字。然其後又言太祖東向。則廟當南向。而列主如禘祭之位。唐禮閣新儀祭圖設位。曾祖在西壁下。東向。祖北壁下。南向。父阼階上。北向。又恐於今人情或不相稱。牴牾如此。似難盡從。又考其說。與後來伊川所定祭儀主式亦不相合。伊川以四仲月祭。而此錄秋用重陽。非仲月。伊川作土粉塗書屬稱。而此云刻牌子。疑亦當時草創未定之論。此皆語錄之誤也。又今儀冬至祭始祖。并及祧廟之主。夫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廟。此伊川之所義起也。蓋取諸天時。參以物象。其義精矣。今不能行則已。如其行之。而又不盡。更以己意竄易舊文。失先賢義起精微之意。愚意以爲殆不若不行之爲愈也。此則新儀之誤矣。其餘小小節文未備處。未暇一一整頓。只此兩大節目。似不可不正。試與諸公議之。如何如何。

答吳晦叔

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爲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國語引夏令曰。十月成梁。又似并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

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闕略耳。注家謂十月乃後人追改。當更考之。愚意如此。未知是否。

答吳晦叔

前書所論周正之說。終未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卽只是今時之秋。蓋非西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爲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它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爲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爲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爲異哉。況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尙書爲據之明且審也。若尙有疑。則不若且闕之爲愈。不必強爲之說矣。詩中月數。又似不曾改。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故熹向者。疑其並行也。

答吳晦叔

熹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復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方欲求教。又得南軒寄來書稿。讀之。則凡熹之所欲言者。蓋皆已先得之矣。特其曲折之間。小有未備。請得而細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

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閒。各有以知其義禮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洒掃應對之閒。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其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母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

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按五峯作復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概之。則有所未安耳。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麤。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爲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侯子所闢。總老默而識之。是識其底之義。正是說破此意。如南軒所謂知底事者。恐亦未免此病也。又來論所謂端謹以致知。所謂克己私集衆理者。又似有以行爲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而南軒之論所未備者。故敢復以求教。幸深察而詳論之。

答吳晦叔

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此語與所以陰陽者道之意不同。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卽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夬也。豈得遂指此名。以爲天地之心乎。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天地以生物爲心。此句自無病。昨與南軒論之。近得報云。亦已無疑矣。大抵近年學者。不肯以愛言仁。故見先生君子。以一陽生物。論天地之心。則必欲然不滿於其意。復於言外生說。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心者。實不外此。外此而言。則必溺於虛。淪於靜。而體用本末。不相管矣。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蓋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

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閒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爲言耳。愚意如此。恐或未然。更乞詳諭。

答石子重

按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則是孔子所以言心體者。乃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所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爲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爲哉。但子約謂當其存時。未及察識而已遷動。此則存之未熟。而遽欲察識之過。昨觀其書。皆極論之。今錄求教。其餘則彼得之已多。不必別下語矣。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識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反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卻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言之失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因風卻望示教。

答趙提舉善譽

遠辱貽書。所以傾倒之意甚厚。三復以還。感慰亡量。不敢無以報也。蓋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

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修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今且以經言論之。其所發明。固不外乎一理。然其所指。則不能無異同之別。而就其所同之中。蓋亦不無賓主親疏遠近之差焉。如卦之所以八者。以奇偶之三。加而成也。而爻之所以三。則取諸三才之象。而非奇偶所能與。此理之一。而所指之不同者也。四象之說。本爲畫卦。則當以康節之說爲主。而七八九六。東西南北。水火金木之類。爲客得其主。則客之親疏遠近。皆卽此而可定。不得其主。而曰。是皆一說。則我欲同而彼自異。終有不可得而同者矣。此所指之同。而不能無賓主之分者也。是皆樂渾全而忌剖析之過也。至於乾坤之純而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爲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純於剛健而不雜。又聖人所以形容天理自然之全體。而爲坤之綱也。所以贊其剛健柔順之全德。以明聖人體道之妙。學者入德之方者。亦云備矣。未嘗以其偏而少貶之也。至於諸爻。雖或不免於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無咎。以其健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豈惡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今未察乎其精微之蘊。而遽指其偏。以爲當戒。意若有所未足於乾坤。而陔小之者。是不亦喜高妙。而略細微之過乎。至於用九用六。乃爲戒其剛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爲陽。陽變爲陰之象。而有此戒。如歐陽

子之云者。非聖人用意立說。而強爲之也。大抵易之書。本爲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而非聖人已意之所爲。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說雖有義理。而無情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此。私竊自慶。以爲天啓其衷。而以語人人。亦未見有深曉者。不知高明以爲如何。舊亦草筆其說。今謾錄二卦上呈。其他文義未盡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概。并以爲獻。妄竊自謂學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說者。於此不可不知。外此則不必知也。心之精微。言不能盡。臨風引領。馳想增劇。

答林謙之光朝

熹愚不適時。自量甚審。所願不過力田養親。以求寡過而已。所謂趨赴事功。自當世賢人君子事。豈熹所敢議哉。過蒙諄譬。荷愛之深。書尾丁寧。尤爲切至。熹久欲有請於門下。而未敢以進。今輒因執事之間。而一言之。蓋熹聞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縣絕之言。以

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卻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熹綿力薄材。學無所至。徒抱憂歎。末如之何。竊獨以爲非如執事之賢。素爲後學所觀仰者。不能有以正而救之。故敢以爲請。執事誠有意焉。則熹雖不敏。且將勉策驚頓。以佐下風之萬一。不識執事亦許之否乎。謹此布聞。因謝先辱。餘惟爲道自重。以慰後學之望。上狀不宣。

答江元適

熹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謬。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爲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今執事以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自名其學。信有意於求仁矣。而必以精義之云。爲語道之精體。而無與乎學者之用力。又以辨是非。別可否。爲空言。不充實用。而有害乎簡易之理。則熹恐其未得爲至當之論也。蓋曰。道之精體。則義不足以名之。以義強名。則義之爲名。又無所當。此蓋原於不知義之所以爲義。是以既失其名。因味其實。於是乎有空言實用之說。此正告子義外之蔽也。一不知義。則夫所謂仁者。亦豈能盡得其全體大用之實哉。近世爲精義之說。莫詳於

正蒙之書。而五峯胡先生者。名宏。字仁仲。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恐執事未以爲然。則試直以文義考之。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爲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而安其身耳。楊子所謂精而精之用字。正與此同。乃學者用功之地也。若謂精義二字。只是道體。則其下復有人神二字。豈道體之上。又有所謂神者。而自道以入神乎。以此言之。斷可決矣。抑所謂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以孔子克己復禮。孟子勿忘勿助之說驗之。則亦未免失之急迫。而反與道爲二。大抵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爲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卽天理不期復而自復。惟日用之閒。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淺不躁。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今於古人所以下學之序。則以爲近於傀儡。而鄙厭之。遂欲由徑而捷出。以爲簡易。反謂孔孟未嘗有分明指訣。殊不知認而後合。揠苗助長。其不簡易而爲傀儡。亦已大矣。烹竊以爲日用之閒。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天何言哉。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平日雅言常行之外。而復有所謂分明指訣者哉。此外牴牾尙多。然其大概節目。具於是矣。以執事教誨不倦。念未有承晤之期。不敢久虛大賜。是以冒昧罄竭其愚。伏惟恕其狂妄。少賜覽觀。還以一言示及。可否。虛心以竢。如有所疑。不敢不以復也。

答詹體仁儀之

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二。只說踐履。而不

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爲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的。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爲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爲要。除卻許多懸空閒說。庶幾平穩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林正夫滬

慕仰高風。固非一日。中間雖幸蚤緣再見。然苦恩惠不得款奉。誨語至今以爲恨也。歸來抱病。人事盡廢。無繇奉記。以候起居。每深馳跼。今茲楊通老來。忽奉手誨之辱。假借期許。既非愚昧之所敢當。而執禮過恭。尤使人恐懼。踖踖而無所避也。雖然。高明之所以見屬之意。豈若世之指天誓日。而相要於聲利之場者哉。況在今日而言之。尤足以見誠之至。而好之篤。是以不敢隱其固陋。而願自附於下風焉。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册。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靡覩髣髴。而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竊計高明所學之深。所守之正。其所蘊蓄。蓋已施之朝廷。而見於議論之實。於此宜不待於愚言矣。然旣蒙下問。不可以虛辱。而烹之所有。不過如此。若不以告於門下。以聽執事之

采擇則又有非區區之所敢安者。是以敢悉布之。可否之決。更俟來教。庶所虛佇而仰承也。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之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操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願尊兄以是察之。或有取於愚言耳。所論旁搜廣引。頗費筋力者。亦所未論。義理未明。正須反復鑽研。參互考證。然後可以得正。而無失。古人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正爲是也。奈何憚於一時之費力。而草草自欺乎。竊謂高明之病。或恐正在於此。試反求之。當自見矣。

答何叔京

示論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日專存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流行之全體。當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做。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日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

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揆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愚見如此。伏惟試反諸身而察焉。有所未安。卻望垂教也。太極中正仁義之說。玩之甚熟。此書條暢洞達。絕無可疑。只以乾元亨利貞五字括之。亦自可盡。大抵只要識得上下主賓之辨耳。

答范伯崇

衛公待子而爲政。

熈嘗問先生。譬殺人事。先生曰。黜贖父子。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都轉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訴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爾。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八議之說如何。曰。此乃蔽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熈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明道說見師訓。文定說見哀二年。竊謂黜贖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遭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黜贖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爲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諭以謂黜贖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已嘗有天子之命。而黜贖違之。則不說命亦可。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己之心焉。掩耳盜鐘。爲罪愈大。許多私意都在。只是免得自家犯手。情理尤不好也。又云。遽然興師以脅

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興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己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爲。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諭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者。此也。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但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不審伯崇以爲如何。

答陳君舉

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爲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燕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遭譏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覆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悞。鄉風引領。不勝馳情。

答潘文叔

所論爲學利病。至纖至悉。既知如此。使當實下功夫。就其所是。去其所非。久之。自然有得力處。正不必如此論量計較。卻成空言。無益已事也。況其所說。一前一卻。纏綿繚繞。終日勞攘。更不曾得下功夫。只如此疑惑擔閣。過卻日時。深爲可惜。向見子約書來。多是如此。嘗痛言之。近日方覺。撒手向前。行得數步。雖未必盡是。且免如此遲疑惶惑。首鼠兩端也。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卽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爲天命全體也。斷輪相馬之說。亦是此病。紙尾所謂壞證者。似已有之。切宜便就腳下。一切掃去。而於日用之間。稍立程課。著實下功夫。不要如此胡思亂量。過卻日子也。

答潘端叔

示論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慤實。久遠功夫。而勿計其效。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於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其外矣。是以內實不足。而游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己。而其爲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思有以反之。則朋友之望也。

答潘端叔

示論子約曲折甚當。渠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怪。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途。以趨功利之域。充塞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到此。

地位也。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修得。只集注屢改不定。卻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閒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子細論及。卻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又何如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答滕德粹

到官既久。民情利病。必已周知。更宜每事加意。使隨事有以及人。則亦可以充其職業。而無愧於廩食矣。親炙諸賢。想亦有益。日用之間。常更加持守講習之功。以求其遠者大者。則區區之所願也。

答滕德粹

所示語說一條甚善。但程先生說。自不可廢。今作實事推說太廣。卻恐又有礙也。兼看文字。且虛心體認。實用工處。而就己分用力。方有實效。若一向只如此立說。卻不濟事也。大抵學問以變化氣質爲功。不知向年遲緩悠悠意思。頗能有所改革否。若猶未也。更須痛自鞭策。乃副所望耳。

答滕德粹

熹昨者再辭恩命。復叨祠祿。幸且杜門。無足言者。前書所論。深悉學道愛人之志。然退藏之計已決。不獲奉以周旋。

鄉州絹稅。近遂有蠲減之命。亦足爲慶也。

答滕德粹

示諭縷縷備悉。但若果能真使私情不勝正理。便是確然可據之地。不必舍此而他求也。曠恐或未能耳。記序之作。或不免俯徇俗情。誠如來諭。然其間亦不敢甚遠其實。異時善讀者。當自得之也。衰病日侵。求去未獲。使民之事。所不敢忘。然其可否。亦何可必。少須旬月。復中前請耳。淳叟。國正。想時相見。有何講論。方丈計亦時會見也。因使附此草草。惟千萬以時進學自重。

答滕德粹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爲先。其他事難預論。幸四明多賢士。可以從游。不惟可以咨決所疑。至於爲學修身。亦皆可以取益。熹所識者。楊敬仲。兩呂子約。暨來會所聞者。沈國正。煥。袁和叔。到彼皆可從游也。

答滕德粹

知教授里門。來學者衆。甚善甚善。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爲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告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序文甚佳。文字只此達意而已。正不必過爲華靡辨巧也。

答王子合

所論思慮不一。曾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者不

解而自釋矣。

答程正思

熹病倦不敢極力觀書。閒中玩養頗覺初有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款聚。亦幸有一二朋友在此。不廢講論。因事提掇。不爲無助。不知正思能一來否。沙隨程丈聞亦欲入閩。不知何時定成行也。聞其制度之學甚精。亦見其一二文字。恨未得面叩之耳。清卿省處恐靠不得。不知他日來如何做工夫。離羣索居。易得鈍滯了人。甚可懼也。

答程正思

遷葬重事。似不宜容易舉動。凡百更切審細爲佳。若得已不如且已也。異論紛紜。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辨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耳。

答程正思

向見印行王謝論。大意甚善。但論此兩人實事太草草。恐是看得史書未熟。亦不可不加意。今日正要見得此兩人功少罪多處。方見儒者大學功用之實耳。所論心說亦恐未精。大抵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其存則正。而亡則邪耳。

答黃直卿

子春聞時相過甚善。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悉。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差誤。今幸見得。卻須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卻誤人也。

答陳器之

所示四條。第一第三兩條得之。但以公爲仁。似未精。伊川先生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又云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竊詳此意。公之爲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通流。然便謂無壅塞者爲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可見仁字下落也。又中之爲義。固非專爲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試更思之如何。

答葉味道

省闈想甚得意。奏名必在前列。但尙未見後場題目。不知主司意鄉如何。要之得失已有定分。人徒自爲擾擾耳。改字不若只就舊名之爲安。門生之禮。若在高等。恐例須謁見。卽不可廢。若只在行閒。亦不必詣之也。禮書未能得了。而衰病日侵。恐未必能究竟此事也。漢卿必時相見。四方更有何朋友。在都下。凡百宜以謹密爲上。事了能一過此相聚否。李敬子尙留此志。尙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耳。

答葉味道

向見今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

答丁賓臣頌

十二月十一日。熹叩首。上啓。丁君省元老友。頃幸接承。便辱垂問。雖喜用意之高遠。然竊觀容止之閒。未甚和粹。意其未似聖門學者氣象。而所問又太多而不切。有不容以一詞相反復者。用是默默。不知所對。及承訪逮。至於再三。而不免少露鄙懷。則足下已馳然於色。而不欲聞矣。自是以來。彼此之懷。終不相悉。而今者承書。遂有督過之意。三復以還。愧怍亡已。夫道在生人日用之閒。而著於聖賢方冊之內。固非先知先覺者所獨得。而後來者無所與也。又非先知先覺者所能專。而使後來者不得聞也。患在學者不能虛心循序。反復沈潛。而妄意躐等。自謂有見。講論之條。則又不過欲人之知己。而不求其益。欲人之同己。而不求其正。一有不合。則遂發憤肆罵。而無所不至。此所以求之愈迫。而愈不近也。足下誠以是而深思之。則熹之前日所以告足下者。已悉矣。足下之學。其是非得失亦明矣。如以爲然。繼此見問。敢不敬對。如曰不然。則高明之蘊。必有非愚昧所及知者。幸寬其咎。而姑自信其說焉可也。惠賜江蟹。感領至意。江茶五瓶。少見微意。布則例不敢受。前日柯國材之子來饋。亦已卻之。非獨於左右爲然也。

答丁賓臣

來論富貴利達。莫非天命。軒冕儻來。似未可必。足見信道之篤。然反復其言。乃於得失之閒。未免有尤人
之意。似又全未得力何耶。末由而叩。臨風馳想。切冀以時自愛。益遙志於義理之學。是所願望。

答吳伯豐

讀書甚多。所論亦有條理。但不必如此先立凡例。但熟讀半看。從容諷詠。積久當自見得好處也。所論看大學曲折。則未然。若看大學。則當且專看大學。如都不知有它書相似。遂字逐句。一一推窮。遂章反覆。通看本章血脈。全篇反覆。通看一篇次第。終而復始。莫論遍數。令其通貫浹洽。顛倒爛熟。無可得看。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懂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別可到中庸矣。況所比校。初無補於用力之意。徒然枉費心力。閒立議論。番得語言轉多。卻於自家分上。轉無交涉。不可不察也。因其本明。非是察識端倪。把來玩弄。以資談說。只是因其已知。而益廣其知。因其已知。而益精其能耳。與湖南說自不同也。知止有定之說。似亦未然。更以章句或問求之。爲佳。知至意誠之說。則大概得之矣。盤銘是注疏說。可自檢看。當時以下文多已說。故不曾標其名氏耳。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趁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腳。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答吳伯豐

示及諸說。亦未暇細觀。但覺子融之說。全無倫理。而諸友反爲其所牽。亦復擾亂。又不且整理其大病根原。而計較苛細。展轉向枝葉上辨論。所以言雖多。而道理轉不分明。今只合且放下許多閒爭競。而自家理會誠之一字。是甚道理。看得精切分明後。卻合衆說而剖判之。當自見得。不如此費分疏也。正淳書煩

爲附使。渠看得文字。卻儘子細。所寄中庸說多。得之。恐欲見發之。卻封寄之。不妨也。沙隨八論及史評。有印本。望寄及。此不須辨。後人自有眼目。不至如此晦盲也。到此只修得大學。稍勝舊本。他書皆未暇整頓。今又遭此禍患。恐不能久於世。以此益思亟歸。更略下少功夫。庶不誤後人枉費心力也。

答吳伯豐

歸來半年。卜葬尙未定。築室亦不能。得了湖南之命。出於意外。初但以私故懇辭。然恐或不得請。卽求便郡藏拙。近聞臨漳經界報罷。此是廟堂全不相信。政使在官。亦當自効求退。其義豈容復出。已託人以此告之。計其聞此。亦難以相強矣。閒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落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狠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卻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略注其閒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卻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切也。

答吳伯豐

熹懇避經年。今乃得請。私義少安。皆朋友之助也。但日愈昏。不復可觀書爲撓耳。中間報去數條。看得如何。此閒亦有十數朋友。往來講學。前此多是看得文字不子細。往往都不曾入心記得。所以不見曲折意味。久之。遂至一時忘卻。今不免且令熟看。若到一一記得牢固分明。則反覆誦數之閒。已蘊得其意味矣。更能就此玩繹不置。不患不精熟也。人城曾見呂子約。程允夫。許劉諸人。否有所講論否。比廬陵劉丞去。

必便有的使回來。幸附數字。詳及近況。與爲學次第。講論異同。慰此馳想也。

答吳伯豐

烹老大亡狀。自致人言。爲朋友之差。尙賴寬恩。得安田里。然聞議者經營未已。未知終安所稅駕也。示及疑義。未及奉報。但念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伯豐講學精詳。議論明決。朋游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意不淺。願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腳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工有所施耳。

答白鹿長貳

書院經雨。不能無墮損。想已加葺治矣。聞又得宣城書籍。及建昌莊田。今侯亦一月中一至。此足以爲久遠故事矣。三大字本就卓上寫成。既摹卽拭去。今無復可得。旣已刻成。煩且打一本寄來。可就修卽就本修去。不可卽復磨去。亦無緊要用處也。諸生今幾人。想時討論益有緒。山中閒曠。正學者讀書進德之地。若領喪諸賢。同心倡導。不以彼己之私。介於胷中。則後生有所觀法。而其敗羣不率者。亦且革心矣。

答劉公度

示諭爲學之意。終覺有好高欲速之弊。其說亦已見令叔書中矣。願更詳之。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册聖賢之言。皆須子細反覆究竟。至於持守。卻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稍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

已。至於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新學效驗。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願試思之如何。

答劉季章

曾再到晉輔處否。後生知所趣向。亦不易得。且勉與成就之。令靠裏著實做工夫爲佳。季章近讀何書。作何事業。功夫意思。比舊如何。無疑亦久不得信。不知後來於鄙說能信得及否。近來福州得黃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說誘得後生。多有知趣鄉者。雖未見得久遠如何。然使覺得此箇氣脈。未至斷絕。將來萬一有可望者。卻是近上一種。老成朋友。若得回頭。便可倚賴。乃復安於舊習。不肯放下。深可歎惜耳。益公聞甚康健。終日應接不倦。深爲可喜。庶則衰病日益沈痼。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爲學未副夙心。目前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遺意。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答劉季章

辱書知所苦向安。已可行坐。深以爲慰。比來想強健勝前矣。然計亦不能無廢書冊之功。但齋居謹疾。當亦自有用心處也。蒸衰朽杜門。無足言者。但精神昏憊。益甚於前。雖不敢廢書。然度不復能有長進矣。外事絕不敢挂口。但見朋友當此風頭。多是立腳不住。況欲望其負荷此道。傳之方來。應是難準擬也。可慮可慮。

答劉季章

昨已具前幅。而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卽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它。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同非。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試思之如何。

答胡李隨

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款。不知其說如何。大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竊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不審別後所見如何。幸試以此思之。似差平易悠久也。

答胡李隨

熹憂患侵凌。來日無幾。思與海內知交。痛相切磨。以求理義全體之至極。垂之來世。以繼聖賢傳付之望。

而離羣索居。無由會合。如季隨者。尤所期重。而相去甚遠。再見恐不可期。此可爲深歎恨也。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閒。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併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爲甚易而實是也。比來得書。似覺賢者於此。未有實地之可據。日月易得。深可憂懼。幸加精進之力。入細著實。子細推研。庶幾有以自信。益光前烈。千萬至望。

答沈叔晦

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可安耶。前日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況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功力耳。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龔伯著

示諭以門戶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得。此今日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之。當不待求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奚益。惟道義在我。人皆有之。而求無不得。今乃以彼而易此。其於利害之算。可謂舛矣。願以此而反思之。庶乎其有決也。

答竇文卿

示論問學之難。豈獨今日。吾黨但當日加持守省察之功。而不廢講誦討論之業。專以古人之爲己者爲師。而深以今人之爲人者爲戒。則庶乎其無負平生之志矣。

答竇文卿

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心身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辨論。枉費酬應。分卻向裏工夫。

答徐斯遠

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適值悲撓。未能罄竭所懷。然大概亦已言之。不過欲其刊落支葉。就日用閒。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據依。以造實地。不但爲騷人墨客而已。今渠所志雖不止此。然猶覺有偏重之意。切已處卻全未有所安也。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警切爲佳耳。彥章議論。雖有偏滯不通之病。然其意思。終是靠裏近實。有受用處也。

答包定之

近聞永嘉有回祿之災。高居不至驚恐否。講習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操索涵泳。又不可廢。不審所讀何書。更能溫習論語。并觀孟子尚書之屬。反復諷誦。於明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爲佳。切忌穿鑿。屈曲纏繞也。陳國錄。徐太丞。諸公。曾相見否。亦頗得同志相與切磋否。此閒今年朋友往來不定。講學殊無頭緒。甚思定之用意精密。不易得也。千萬勉旃。以慰遠懷。

答徐居厚

大病新復。正要將護。不可少有激觸。損動真氣。讀書度未能罷。且歇得數月亦佳。將來看時。亦且適意遮眼。自有意味。正不必大段著力。記當損人心力。使人氣血不舒。易生疾病。況古人之學。自有正常用力處。此等止是隨力隨分。開廣規模。若專恃此。亦成何等學問耶。前此屢欲言之。而恩恩不暇。今亦不特爲養病發也。今人但見孔子問禮問官。無所不學。使道學問只是如此。卻不知得他合下是甚次第。大抵本領方有功夫到此。若只將自家此等小小見識。而學養子而后嫁。豈不悞哉。至於平心和氣。卻是吾人學問根本。亦不爲病。然後當著力也。

答鄭子上

此卻有數十友相聚。然極難得。可共學者。浙人爲功利浸漬。壞了腹心。尤難說話。甚可歎又可懼也。

答鄭子上

所示論語數條。備見別來玩索功夫。偶以病中意思昏慣。未暇細觀。不敢草草奉報。此閒亦有朋友數人。往來講學。但久病倦甚。無力應酬。無以副其遠來之意。新舊諸書。尙有合整頓處。頭緒不一。亦以病倦。不復能如舊日。趨得課程。未知何時復得會面。所欲言者無窮。臨書徒悵然也。

答鄭子上

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其所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

雖空而萬物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亦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此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答宋深之

且附去大學中庸本大小學序兩篇。幸視至大學當在中庸之前，蓋向在浙東刻本見爲一編，恐勾倉尙在彼可就求之。此三本者，昆仲且分讀也。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仲爲志如此，甚不易得，所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心。前日臨歧，不勝忡悵。然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移得，搜獵敷衍，便爲究竟也。二序待次略爲呈白，恐有指摘處，使中幸諭及也。

答宋深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閒如此作工夫，久之，意思自別，見得世閒一切利欲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小見效處也。苟揚言性得失，忘記前語首尾云何，然此等處，若於自己分上見得分明，則亦不待人言，自然見得矣。但恐讀書之時，無爲己之意，只欲以資口耳，作文字，卽意思浮淺，看他義理不出也。

答陳才卿

正叔遽至於此，令人痛傷。人生虛浮，朝不保夕，深可懼。眞當勇猛精進，庶幾不虛作一世人也。

答陳才卿

彼中相聚子弟幾人。有可告語者否。此亦時有朋友往來。但難得身心純一。功夫不閒斷者耳。

答陳才卿

傳簿赴部。何時可歸。待次之間。且勉其讀書爲學。亦非細事也。竊今年足疾爲害。甚於常年。氣全滿。凡不得緣此禮書不得整頓。且看向後病勢又如何。若有可奉煩者。卽奉寄也。禮學是一大事。不可不講。然亦須看得義理分明。有餘力時及之。乃佳。不然徒憊精神。無補於學問之實也。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

答陳才卿

方叔子融。曾相見否。方叔看得道理。儘自穩實。卻是子融去歲在此講論。多不合處。中間蓋嘗苦口言之。後來一向不得書。不知能相信否。似渠堅苦力量。朋友閒豈易得。覺微有向外欲速意思。使做出許多病痛。學者於此。豈可不痛加省察。或因通書。幸爲致意。

答鞏仲至

置中奉告。欣審比日秋清。尊履佳福。兩詩三記。併領嘉惠。尤增慰懌。但鄭君之爲人。不復記憶。有如來示。誠不易得也。宗司刻石。簡嚴得體。書亦清婉可愛。安濟則似太詳。雖云合有許多說話。然亦當有所取舍。

觀前輩所作可見也。率易及此，如何如何。帥官稱蓋欲以見廟堂之舊，然不知於古亦有初否。似不若只書職名之爲正也。昌父得書欲來相訪，而病復大作，但能口占一紙，及寄未病時手寫詩一編，清苦寒瘦如其爲人。其閒亦有斯遠。仲止數詩皆有思致，足以慰離索，但未知訊後病已差未耳。直卿久不得書，聞有徙家之興，此固所欲，但於渠聚徒之計，則恐失之，使無以爲生，亦須細商量耳。論作官則誠不若聚徒之爲安也。偶與應辰過門，云欲請見，亟附此紙，不能寬懷抱，衰病中閒嘗小愈，今復大作，拘攣痞滿，有甚於前矣。

答鞏仲至

稍不聞問，積有馳情。比日冬溫，恭惟幕府多暇，動履有休，眷集郎娘，一一佳慶。烹老病衰朽，有加無瘳，置之不足道也。但書課未畢，而不能俯躬伏几，以究其業，此爲悵恨耳。適聞帥司行下，發諸舉子倉租米，變糶買銀，赴司送納，不省何謂。前政辛勤規畫，爲此活人之計，其心甚仁，其惠甚遠，何忍一旦遽破壞之耶。今之從政者，固不可以此望之。特賢者適從事於其閒，則似不宜有此耳。不審文書所下，亦嘗關由參署而後行，抑吏輩徑下之，而初不以白也。州縣得之，直使行下，無復商量。所幸今非變糶之時，且得宿留，故爲奉扣，幸更審之。若無急切之用，不知亦可且與行下，仍舊收支否。況此一縣所有不多，不過八百餘斛，糶之得千緡耳。帥司不待此而後富，而徒使自是以往，生子之家，失救接之助，且將復起故時殺棄之風，則作俑之過，將於誰責而可耶。設若必有急切，須至移用，則向時後山千緡之米，似卻可以抽回。蓋彼處

已有社倉。市戶村民一例請貸。初無間隔。不必爲此偏惠。以厚游手。而又初無收貯之地。又無專掌之人。以今夏私糶之事驗之。亦可見其無用而有害矣。若不收回。將來不過又只如此。或更別生大害。負累後人。不若及今行下。令其收拾。俟來春以後得價之時。發糶解赴使司之爲使也。兼此事今年行得非常乖繆。追呼驚擾。數月不定。及至胥吏乞覓飽足之後。有罪者不坐。而無辜者枉費。從旁觀之。令人扼腕。但以未決之時。嫌於請囑。不欲言之。今事已過。乃敢說耳。若欲收回。使可行下。徑自指定專委一二人爲首。及早收拾。蔡姓者極富且畏事。似可託也。卽鄉時去相見名六瑞者之族。衰退之人。不當與此。若非幕府有吾人在。則亦不復能啓口矣。然其可否。當自以盛意財之。勿使外閒人知拙者嘗有言。以重其咎也。亟作此託。任慰附使。或發遞以行。恩恩不暇他及。直卿一書。幸指揮送達。向見說冬閒欲謁告暫歸。浙中計必取道於此。僅得左顧庶幾少款。

答卓周佐

示諭已悉。鄙意嘗謂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銜鬻而求薦。平生守此愚見。故爲小官時。不敢求薦。後來叨冒刺舉。亦不敢以舉削應。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閒居。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爲人作書求薦。惟老成淹滯。實有才德之人。衆謂當與致力者。乃以公論告之。此事首末。衆所共知。向者亦屢嘗奉告矣。今乃復見諭如此。何貪躁不思之甚耶。前日已稟尊丈。教子如此。似非所謂義。方熹若在官。有人合薦者。見其如此。亦不復薦之矣。況使作書

輒轉求薦耶。試思此言。反已爲學。異時才德有聞。自不患於不達。今不須如此汲汲。反取人鄙薄也。

答謝與權

伏蒙致政知縣學士。寵賜手書。諭以先契。伏讀悲感。不可具言。且審卽日春和。燕居清暇。壽體康寧。又竊忻慰。蒸學晚無似。徒以少日習聞父兄師友之訓。稍知用力於句讀文義之間。區區自守。欲寡其過。而未能。固不敢坐談元奧。驚世駭俗。以負所聞也。老丈過聽。以爲可教。辱先以書語。以淵源所自來者。顧熹何人可以與此。屬此踈伏。未有趨侍之期。引領向風。但切傾仰。程書固不能無誤。亦恨未得面承。質其是非。姑因使風。寓此致謝。伏惟以時節宣。益綏壽祉。是所深望。

答陳頤剛

衰嫺杜門。罕接人事。未嘗得見顏色。而足下不鄙以書先之。長牋短幅。爲禮已厚。而先集高文。并以見贖。則此意又益勤矣。然區區頑鈍。自少爲學。知守章句。謹行止。冀以獨善其身。無爲先人羞辱而已。有如是下志尙之高。規模之廣。則非平生夢寐之所敢及也。無以爲報。愧恨亡已。先公習中之奇。凜有生氣。適有遠役。未及細觀。然竊窺一二。亦足以見蘊蓄之不凡矣。序引見屬。豈所敢當。況又不暇。固當蒙見察也。盛製兩編。言多適用。不爲苟作。三復歎仰。所論治郡條目。尤切事情。官學得此。不必以吏爲師矣。

答甘道士

所云築室藏書。此亦恐枉費心力。不如且學靜坐。閒讀舊書。滌去世俗塵垢之心。始爲真有所歸宿耳。

朱子文集卷之四

答何叔京

心說已論。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卽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卻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卻。只是此心。但不存使亡。不亡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閒。亦以精一爲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說。請更思之。卻以見教。

答吳德夫獵

承諭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閒。勿令閒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蠶。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易之爲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閒斷。但其閒一動一靜。相爲

始終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此其爲天人之分雖殊，然靜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爲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昨來南軒嘗謂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蓋得之矣。來論以不易變易爲未發已發，恐未安。試以此說推之，非惟見得易字意義分明，而求仁用力要處，亦可得矣。

答方耕道

示問詳復，其審比日進學不倦之志，甚善甚善。顧淺陋何足以及此，然荷意之厚，不敢虛也。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如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埋窮玄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弘毅之云，雖聖賢所示之要，然恐其間更須細密，方有實用功處。不然，則所謂只作一場話說，務高而已者，不可以不戒也。若必謂有所見，然後有所主，則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敬者，是爲敬有待於見乎。見有待於敬乎。果以徒然之敬爲不足事，而必待其自然乎。長沙有二先生文集，朋友間亦必有遺書本子，暇且更求此二書，反復熟讀，不計近功，則智益常明，而有以審乎此矣。前書所謂捨顯過愛小失，正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之類。舍此愛彼，則爲失其序耳。若日用工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

答呂道一

三復來示詞義通暢。爲之爽然。但其所論有於鄙意未安者。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若夫萬物散爲太虛之說。則雖若有以小異於輪回之陋。然於天地之化育。蓋未得爲深知之者也。此未易言。今且當熟讀聖賢之書。而以漸求之耳。

答詹元善

昨致書後。宋臣見過。能道比來賢者所誦書。若將應科目之爲者。已竊憂之。又於元履處。見所著書。及孟子說。然後慨然發歎。不意賢者用心之差。乃至於此。使欲致書相曉。而久不值便。以至於今。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懷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今左右乃方讀水經。而治詞業。是何外慕之重。而自待之輕邪。竊謂此心不除。決無入道之理。至於談經之際。則又專以人欲之私。妄意聖賢。其言險譎乖戾。不近人理。聞之

使人耳聾心悻。不謂斯言一旦而出於賢者之口也。養氣之說。雖不至是。然掇拾老莊荒誕之餘。以求入乎聖賢敬義之實。亦非熹之所敢聞也。前書所謂儒名而釋學。潘、張、特其小小者耳。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最爲酷烈。而世莫之知也。前書微發其端。蓋預憂左右之將陷焉。而不知其深入之久。已如此矣。感下問之勤。不忍隱默。不識能聽之否。

答胡伯逢

知言之書。用意深遠。析理精微。豈末學所敢輕議。向輒疑之。自知已犯不韙之罪矣。茲承誨諭。尤切愧悚。但鄙意終有未釋然者。知行先後。已其所答晦叔書中。其說詳矣。乞試取觀。可見得失也。至於性無善惡之說。則前後論辨。不爲不詳。近又有一書。與廣仲文論此。尤詳於前。因論山中庸前章而發。及引易傳大有卦。及遺書第二十二卷者。此外蓋已無復可言者矣。然旣蒙垂論。反復思之。似亦尚有一說。今請言之。蓋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程子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是也。又曰。人之生也。其本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所謂可以爲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程子曰。繼之者善。此言善卻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脈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是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知言固非以性爲不善者。竊原其意。蓋欲極其高遠。以言性。

而不知名言之反陷性於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也。所謂極其高遠以言性者，以性爲未發，以善爲已發，而推恕夫已發者之混夫未發者也。所謂名言之失者，不察乎至善之本然，而概謂善而已發也。所謂反陷性於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者，既於未發之前，除卻善字，卽此性字，便無著實道理，只成一箇空虛底物，隨善隨惡，無所不爲，所以有發而中節，然後爲善，發不中節，然後爲惡之說。又有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之說，是皆公都子所問，告子所言，而孟子所闢者，已非所以言性矣。又其甚者，至謂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則是謂本性之中，已有此人欲也。尤爲害理，不可不察。竊意此等偶出於前輩一時之言，非其終身所守不可易之定論。今既未敢遽改，則與其爭之，而愈失聖賢之意，違義理之實，似不若存而不論之爲愈也。知仁之說，亦已累辨之矣。大抵如尊兄之說，則所以知之者甚難，而未必是，而又以知仁爲仁爲兩事也。所謂觀過知仁，因過而觀，因觀而知，然後卽大知者，而謂之仁，其求之也，崎嶇切促，不勝其勞，而所謂仁者，乃智之端也，非仁之體也。且雖如此，而亦曠然未有可行之實，又須別求爲仁之本，然後可以守之。此所謂知之甚難，而未必是，又以知與爲爲兩事者也。如熹之言，則所以知之者，雖淺，而使可行，而又以知仁爲仁爲一事也。以名義言之，仁特愛之未發者而已。程子所謂仁性也，愛情也，又謂仁性孝弟用也，此可見矣。其所謂豈可專以愛爲仁者，特謂不可指情爲性耳。非謂仁之與愛，了無交涉，如天地冠履之相近也。而或者因之求之太過，便作無限玄妙奇特商量，此所以求之愈工，而失之愈遠。如或以覺言仁，是以知之端，義之用，而指以爲仁之體，則孰若以愛言仁，猶不失爲表裏之

相須而可類求也。故愚謂欲求仁者，先當大概且識此名義氣象之彷彿，與其爲之之方，然後就此懲實下功，尊聞行知，以踐其實，則所知愈深，而所存益熟矣。此所謂知之甚淺，而便可行，又以知與爲爲一事者也。不知今將從其難而二者乎？將從其易而一者乎？以此言之，則兩家之得失，可一言而決矣。來教又謂方論知仁，不當兼及不仁。夫觀人之過，而知其愛與厚者之不失爲仁，則知彼忍而薄者之決不仁，如明暗黑白之相形，一舉目而兩得之矣。今乃以爲節外生枝，則夫告往知來，舉一反三，聞一知十者，皆適所以重得罪於聖人矣。竊謂此章只合依程子尹氏之說，不須別求玄妙，反失本指也。直殺胸臆，不覺言之太繁，伏惟高明財擇其中，幸甚幸甚。

答呂子約

所示心無形體之說，鄙意正謂如此。不謂賢者之偶同也。然所謂寂然之本體，殊未明白之云者，此則未然。蓋操之而在，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如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鬪者之相掙，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子約既識其端，不必別生疑慮，但循此用功，久而不息，自當有所至矣。

答呂子約

前書所論。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會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欠闕。卻爲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書本語。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摩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邪。前書所示中庸詩頌西銘等說。皆極精密。意者後書所謂。不能下心細意。特一時憤激所發耳。如其不然。則不能下心細意於孔孟。乃能下心細意於遷固何邪。此則尤非區區所素望於賢者。不敢不盡所懷也。禮樂之云。前此只恐未必史遷有此意耳。正使有之。乃是挾禮樂動化之權。以爲智力把持之用。學者所以謹於毫釐之差。而懼其有千里之繆者。正爲此耳。今不之察。而遂指人欲爲理。吾恐其不止於議論之小失。而且爲心術之大害也。阡陌二字。熹前說亦未是。當如風俗通後說。乃爲得之。蓋阡之爲言千也。陌之爲言百也。遂人。徑是百畝之界。涂是百夫之界。而二者皆

從。卽所謂南北之陌。眡是千畝之界。道是千夫之界。而二者皆橫。卽所謂東西之阡。蓋二字名義。本以夫畝之數得之。決是井田舊制所本有。若曰秦始爲之。則決裂二字。牽彊說合。費氣力而無文理。且井田既有徑畛之制。而秦人去之。則又何必更取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然後可以靜生民之業。而其俗哉。此細事不足辨。或恐有助於古今事變之學耳。徽錄新書。近方看得數卷。大抵是用長編添修。然亦有不盡處。長編亦據曾布、蔡絛爲多。此二書雖無狀。然亦見其不可掩者。禍敗之釁。豈偶然哉。讀之令人憤鬱。殊損道心也。同父事解後。得書亦甚嘔嘔。前此蓋已作書慰勞之。勸其因此一洗舊轍。斂就繩墨。若能相信。失馬卻未必不爲福耳。此事向來朋友畏其辯博。不究其是非。而信奉其說。遂無一言及於儆戒切磋之意。所以使渠至此。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子約旣敬之。於此恐不可不盡情也。叔晦必且家居待除。象先呈身之說。恐是且欲揚此虛聲。以避守高之嫌。然亦不必如此也。季和聞亦不爲久計。相見勸其早歸。亦是一事。渠卻甚歸心。恭兄教誨。與他人不同也。誠之恐難說話。蓋本是氣質有病。又被杜撰扛秀作壞了。論其好處。卻自可惜也。恭兄文字狀子。已投之當路。如醉如夢。面前事尙不能管得。何可望以此等。但近日百怪競出。不可禁遏。又甚於前此。旣無可奈何。但當修其本以勝之。早爲收拾平生文字。訓說之略。成書而可傳者。著爲篇目。而公傳道之。則彼託眞僞者。將不禁而自息矣。若但築堤壩水。決無可救之理也。

聞後來有來依講席者。教學之功。交相爲助。政自不惡。但所論經指。頗覺支蔓。如云維清一篇。又周禮之所寓。此等議論。又支蔓之尤甚者。只似時文。如此。卽我將亦周禮之所寓矣。太皞皋陶之祀。一旦廢絕。固足以見世衰道喪之徵。然其未泯。則於世道。卻未能大有所扶助。如胡致堂兄弟。極論關雎。專美后妃之不妒忌。而以獨孤亡隋爲證。熹嘗論之。以爲妒忌之禍。固足以破家滅國。而不妒忌之美。未足以建極興邦也。此等處。恐皆是道理太多。隨語生解。要須滌除。令胸次虛明直截。然後真箇道理。方始流行。不至似此支蔓勞攘。徒爲心害。有損無益也。詩說鄙意。雖未必是。然看子約議論如此。自是無緣得契合。更請打併了此一落索後看。卻須有會心處也。

答呂子約

代語之諭甚善。妄爲此語。今已是十餘年。每以告人。無領略者。今乃得子約書。知其爲切要之語。始有分付處也。但前日張富歸所惠書。所論或問中語。卻似未安。請且自反於心。分別未發已發界分。令分明。卻將册子上所說來合看。還是如此否。自心下看得未明。便將衆說回互。恐轉生迷惑。斷置不下也。且如子約平生。還曾其耳無聞。目無見。時節否。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卽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在。雖其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矣。故前旌註續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都無聞見也。所謂王乃在中。尤無交涉。讀書最忌如此支蔓。況又平居無事之時乎。故程子云。若無事時。耳須聞。目須見。旣云耳須聞。目須見。則與前項所答已不同矣。又安得曲爲之說。而強

使爲一義乎。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坤。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若懷一點偏主強說意思。卽方寸之中。先自擾擾矣。何緣能察得彼之同異耶。

答呂子約

所示四條。其前三義。雖有小差。然猶不至難辨。各已略報去矣。至於未發浩氣二義。則皆雜亂膠轕。不可爬梳。恐非一朝之辨所能決。本欲置而不論。以俟賢者之自悟。又恐安於舊說。未肯致疑。不免略啓其端。千萬虛心垂聽。不可一向支蔓固執。只要彌縫前人闕悞。不知卻礙自家端的見處也。蓋今所論。雖累數百言之多。然於中庸。但欲守程門問者之說。謂未發時耳無聞目無見而已。於浩氣之說。但欲謂此氣元無配合道義而成。無道義則氣爲之餒而已。其他援引之失。皆緣此文以生異義。自爲繁冗。若一一究析。往復不已。則其說愈繁。其義愈沮。而未必有益。故今奉勸。不若只取子思孟子之言。虛心平看。且勿遽增他說。只以訓詁字義。隨句略解。然後反求諸心。以驗其本體之實爲如何。則其是非可以立判。若更疑著。則請復詳論之。夫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寂然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指符合。更相發明。但答呂與叔之間。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卽自謂未當。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纔思卽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卽爲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領略切己。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

無見之間。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容。不知何故。卻引惹他。致他如此紀錄。前後差舛。都無理會。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爲非。亦且合存而不論。今卻據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爲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而寧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強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爲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問中。纔發其端。今既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較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爲未發。則不可。若苦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言證之。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詆坐禪人定之非。此言皆何謂邪。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譏許渤而非人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若氣配道義。則孟子之意。不過曰。此氣能配道義。若無此氣。則其體有不充而餒然耳。此其賓主向背條理分合。略無可疑。但纔通文理之人。無先入偏滯之說。以亂其胸次。則虛心平氣而讀之。無不曉會。若反諸身而驗之。則氣主乎身者也。道義主乎心者也。氣形而下者也。道義形而上者也。雖其分之不同。然非謂氣在身中。而道義在皮外也。又何嫌於以此配彼。而爲崎嶇詰曲。以爲之說曰。道義本存乎血氣。但無道義。則此氣使餒而止。爲血氣之私。故必配義與道。然後能浩然。而無餒乎。語勢不順。添字太多。不知有何憑據。見得如此。若果如此。則孟子於此。當別有穩字。以盡此意之曲折。不當下一配字。

以離二者合一之本形。而又以氣爲主。以倒二者賓客之常勢也。且其上旣言其爲氣也。以發語。而其下復言無是段也。以承之。則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言。若無此氣。則體有不充而餒然矣。若如來論。以是爲指道義而言。若無此道義。卽氣爲之餒。則孟子於此。亦當別下數語。以盡此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而反其義。以疑後之讀者。如今之云也。且若如此。則其上本末。須說以直養而無害。其下亦不須更說。是集義所生矣。今乃連排三句。只是一意。都無向背彼此之勢。則已甚重複。而太繁冗矣。而其中間一句。又如此其暗昧而不分明。如此其散緩而無筋骨。依以誦說。使人迷悶。如口含膠漆。不可吞吐。竊意孟子胸中明快洒落。其發於言語者。必不至於如此之猥攘而紕繆也。又況來論。已指無是而餒者。爲浩氣於前矣。其後又謂無道義。則氣爲之餒。而但爲血氣之私。不亦自相矛盾之甚邪。若程子之言。則如以金爲器。積土爲山之喻。皆有不能使人無疑者。來論雖亦不敢據以爲說。然其所慮。恐爲二物者。亦程子之常言。今又不察其施安之所當。而冒取以置於此也。其他分別血氣浩氣。小體大體。皆非孟子正意。而妄爲離合。卻自墮於二物之嫌。原其所以。只因配義與道一句。不肯依文解義。著實平說。故須從頭使作如此手勢。翻弄。乃可以迤邐遷就。委曲附會。而求其通耳。孟子言無暴其氣。而釋之曰。氣體之充。又言其爲氣也。而指之曰。無是餒也。是數語者。首尾相應。表裏相發。所指者。正一物耳。今必以無暴者爲血氣。而其爲氣者爲浩然。而又恐犯二物之戒。故又爲之說曰。浩氣不離乎血氣。徒爲粉飾。增添冗長。皆非孟子之本意也。今亦不暇悉數。以陷於來論之覆轍。然只如此說。已覺不勝其冗矣。幸深思之。且以自己分上。明理

致知爲急。不須汲汲以救護前輩爲事。蓋其言之得失。白黑判然。已不可掩。救之無及。又況自家身心義理。不曾分明。正如方在水中。未能自拔。又何暇救他人之溺乎。但所云未發不可比純坤。而當爲太極。此卻不是小失。不敢隨例放過。且試奉叩。若以未發爲太極。則已發爲無極邪。若謂純坤不得爲未發。則宜以何卦爲未發邪。竊恐更宜靜坐。放教心胸虛明淨潔。卻將太極圖及十二卦畫。安排頓放。令有去著。方可下語。此張子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也。如決不以爲然。則熹不免爲失言者。不若權行倚闔之爲愈。不能如此紛拏強聒。徒費心力。有損而無益也。

答呂子約

張元德訓道爲行。固爲疏闊。子約非之是也。然其所說行字。亦不爲全無來歷。今不就此與之剖析。而別引程子沖漠氣象者以告之。故覺得有墮於窈冥恍惚之病。程子所說。乃因對義而言。故自有歸著。而不爲病。而所以破其說者。又似彼東我西。不相領略。此乃吾之所見。自未透徹。未免臆度籠罩。而強言之。所以支離浮汎。而不能有所發明也。若如鄙意。則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沖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沖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卽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

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不可概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天下達道五。而道之用也。元德所云。道不能以自行。以下自無病。而答語卻說開了。其說自是好語。但答他不著爾。今更爲下一語云。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且試屏去他說。而只以此二句推之。若果見得分明。則其他說亦自通貫。而無所遺也。

答王子合

示喻曲折其曉。所謂但區區之意。初見彼閒風俗鄙陋汗濁。上不知有禮法。下不知有條禁。其細民無知。猶或可憐。而號爲士子者。恃強挾詐。靡所不爲。其可疾爲尤甚。故於此輩。苟得其情。則必痛治之。蓋惟恐其不嚴。而無以警動於愚俗。至於廉退好修之士。柔良鰥寡之民。則未嘗以此加之也。細民藉藉不知此意。妄生恐懼。而彼爲士者。亦何遽至畏縮。而不敢來相見乎。若果有之。卽是其見識不高。趨向凡下。無以異於愚民。爲政者。亦安能每人而悅之哉。至如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蓋驅田里之民。使之隨官荷耒持插。揭竿引繩。以犇走於山林田畝之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之爲逸哉。但以爲若不爲此。則貧民受害。無有已時。故忍而爲之。庶其一勞而永逸耳。若一植此。必待其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而可行矣。且如此間。紹興年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是時固目見之。亦以爲非所當行。但訖事之後。田稅均齊。里閭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無一人以爲非者。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但惜乎此事未及下手。而上下共以私意壞之。使人預憂其擾。而不見其利。此則非烹之罪。而當世自有任其責者。

尙何言哉。然當時若更施行，則其擾不但士封而已。不知噂沓又復如何也。若便指士封爲擾，而謂經界之不善，則如子合者，亦未究此利害也。桂林之行，亦引此自列，然後得免。後世當有知此心者耳。新學旣成，氣象開豁，但願自今以往，游其閒者，亦各放開心胸，莫作舊時卑汗暗昧見識，乃爲佳耳。

答陳庸仲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閒爲愛。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見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閒，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卻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少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答周舜弼

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尙何問哉。

答項平父

所論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烹平日所論，卻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

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烹自學。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卻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答趙然道師雅

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宦。又去親庭不遠。足以往來奉養。君親之義。爲不薄矣。今乃無故幡然。自謂棄一官如棄涕唾。何始慮之不審。而乃爲此傲睨之詞耶。此鄙拙之所未諭也。荆門之計。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諭又謂恨不及見其與烹辨論。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繫帶者哉。又況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身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向有安仁吳生書來。狂僭無禮。嘗以數字答之。今謾錄去。試一觀之。或不爲無補也。所論寫孟子字多不暇。三大字適完。亦未及作。然此亦何能有助於學。而徒使老者勞於揮染邪。

答陳才卿

前書所論方叔所說不同者。只是速以知覺爲性。此是大病。後段所謂本然之性。一而已矣者。亦只是認著此物而言耳。本領既差。自是不能得合。今亦不能枉費言語。但要學者見得性與知覺字義不同。則於孟子許多說性善處。方無窒礙。而告子生之謂性。所以爲非者。乃可見耳。才卿所論中庸戒懼謹獨三事。

甚善。但首章之說性。或通人物。或專以人而言。此亦當隨語意看。不當如此滯泥也。蓋天命之性。雖人物所同稟。然聖賢之言。本以修爲爲主。故且得言人而修爲之功。在我爲切。故又有以吾爲言者。如言上帝降衷於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不可謂物不與有。孟子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不可謂他人無此浩然之氣也。又謂微細之物。亦皆有性。不可以仁義禮智而言。微物之性。固無以見其爲仁義禮智。然亦何緣見得不是仁義禮智。此類亦是察之未精。當更思之。又謂所謂率性。只就人物當體而言。卻欲刪去而言之三字。此亦誤矣。道只是性之流行分別處。非是以人率性而爲此道也。謝氏天地不恕之論。所說亦未當。凡此之類。有本不須致疑者。但且虛心反復。當自見得。不必如此橫生辯難。枉費詞說也。

答余正叔

示諭已悉。前日所論。正爲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曠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卻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曠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卻不合做底事。則其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墮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得如此。故今復如

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功。交相爲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依此實下工夫。久遠純熟。使自見得也。前日三詩。首篇計功。程字是大病根。而其下亦未見的實用。功得力之處。後二篇亦未見踐言之效。只成虛說。尤犯聖門大禁。大概皆是平日對塔說相輪。慣了意思。致得如此。須是勇猛決烈。實下功夫。力救此病。不可似前泛泛悠悠。虛度時日也。

答余正叔

示論日用工夫。甚副所望。然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策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爲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久遠須得力備。千萬且於日用間。及論語中著力。令有箇會通處。卽他書亦不難語爾。

答袁機仲樞

熹數日病中。方得紬繹所示圖書卦畫二說。初若茫然。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啓蒙考之。則見其論之之詳而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疑耳。夫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

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其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無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來論又謂。熒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矣。數之謂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強合。其所必合。則縱橫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強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功夫。神妙巧密。直是好笑說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劫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爲一節。是論大衍之說。自天一至地十。卻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爲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釐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之不察耳。至於卦畫之論。反復來論。於熒之說。亦多未究其底蘊。且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偶。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爲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

來論又曰。以二畫增至四畫。爲二奇二偶。又於四畫之上。各增一奇一偶。而爲八畫。此亦是於熹圖中所說發生次第。有所未明。而有此語。蓋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偶。緣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爲四。而初畫之一奇一偶。亦隨之而分爲四段耳。非是以二畫增成四畫。又以四畫增成八畫也。此一節。正是前所謂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妙。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然猶不肯大段說破。蓋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來論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爲四象乎。此恐亦考之未熟之過。夫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撰著之法。三變之中。掛扞四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所謂用九用六者。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撰著。不知合得何卦。正使得卦。不知常用何爻。安得以爲後世之臆說。而棄之乎。又詳所論。直以天地爲兩儀。而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爲四象。此尤非是。大抵曰儀。曰象。曰卦。皆有指畫而言。故曰。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又曰。易有四象。而示人以卦。爻。吉凶。若如所論。則是先有太極。兩儀。四象。然後聖人以畫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三物各是一種面貌。全然相接不著矣。此乃易之綱領。如法律之有名例。不可以毫釐差。熹之所見。判然甚明。更無疑惑。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如其未然。幸復有以見教也。

答袁機仲

邵子曰。太極旣分。兩儀立矣。此下四節。通論伏羲六十四卦圖。此一節。以第一爻而言。左一奇爲陽。右

一偶爲陰。所謂兩儀者也。今此一奇爲左三十一卦之初爻。一偶爲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爻變而分。非本卽有此六十四段也。後做此。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此一節。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言也。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少陽太陰矣。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太陽少陰矣。所謂兩儀生四象者也。太陽一奇。今分爲左上下六卦之第二爻。少陰一偶。今分爲右上下六卦之第二爻。少陽太陰。其分做此。而初爻之二。亦分爲四爻。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此一節。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言也。陽謂太陽。陰謂太陰。剛謂少陽。柔謂少陰。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之上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艮爲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爲下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乾爲兌矣。少陽之上半。交於少陰之下半。則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離爲震矣。少陰之下半。交於少陽之上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巽爲坎矣。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奇。今分爲八卦之第三爻。坤一偶。今分爲八卦之第三爻。餘皆做此。而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而爲八矣。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爲天之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爲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間錯。則六十四卦成矣。然第三爻之相交。則生第四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爲四卦之第四爻。而上下三爻。亦分爲十六矣。第四爻又相交。則生第五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爲二卦之第五爻。而上下四爻。亦分而爲三十二矣。第五爻又相交。則生第六爻之一奇一偶。則一奇一偶。各爲一卦之第

六爻而下五爻亦分爲六十四矣。蓋八卦相乘爲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二倍。而卦體橫分亦爲六十四矣。其數殊塗不約而會。如合符節。不差毫釐。正是易之妙處。此來教所引邵氏先生說也。今子細辨析奉呈。幸詳考之。方可見其曲折。未遽可輕議也。然此已是就六十四卦已成之後言之。故其先後多寡。有難著語處。乍看極費分疏。猝然曉會不得。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卻不如且看卷首橫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揆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作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蓋本不煩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順縱橫。都成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卻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爲說。雖若各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論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卽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一連便掃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使不得。又旋割掣。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邪。來論條目尙多。然其大節目。不過如此。今但於此看破。則其餘小未合處。自當迎刃而解矣。故今不復悉辨。以逸高明。伏幸財察。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僞作。

熹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真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縣斷之者也。熹於世傳河圖洛書之舊。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爲僞。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繆。證驗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縣斷之。此熹之所以未敢曲從而不得不辨也。況今日之論。且欲因象數之位置往來。以見天地陰陽之造化吉凶。消長之本原。苟於此未明。則固未暇別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然爲此無益之辨。是不議於室而謀於門。不味其腴而敲其骨也。政使辨得二圖真僞。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況未必是乎。願且置此。而於熹所推二圖之說。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便是真圖。然於象數本原。亦當略見意味。有歡喜處。而圖之真僞。將不辨而自明矣。

來教疑先天後天之說。

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卽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旣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爲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

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爲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

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爲四象。

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別列者爲正。而一三二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大小分之者。專於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閒。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此數。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樣畫出。撰著者。又隨其所得。掛扞過揲之數。以合焉。非是原無實體。而畫卦撰著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論於此。見得未明。徒勞辨說。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底子。方有商量。今未須遽立論也。用九用六之文。固在卦成之後。而用九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但見得實體分明。則自然觸處通透。不勞辨說矣。至謂七八九六。乃撰著者所爲。而非聖人之法。此誤尤不難曉。今且說撰著之法。出於聖人邪。出於後世邪。若據大傳。則是出於聖人無疑。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六。則亦無所取決。以見其爻之陰陽動靜矣。亦何以撰著爲哉。此事前書辨之已詳。非烹之剝見新說。更請熟玩。當自見之。今不復縷縷也。來論又云。繫辭本只是四象生八卦。今又倍之。兩其四象。而生八卦之一。此數字不可曉。然想不足深辨。請

且於前所謂實體者驗之。庶乎其有得也。

來教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

一畫爲儀。二畫爲象。三畫爲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徑以八卦徧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揲著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段事。亦如前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揲著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大抵新書所論卦位與繫辭說卦。容有異同。至論揲著。則只本繫辭。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至爲淺近。而今爲說。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

來教引伊川先生說重卦之由。

重卦之由。不但伊川先生之說如此。蓋大傳亦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矣。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己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并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不自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

體認不可草草立說也。

以上五條鄙意傾倒無復餘蘊矣。然此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時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廼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啓蒙之書。所爲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得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爲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爲熹之說而忽之。姑且虛心遙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浹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矣。言之不盡。偶得小詩。以寄鄙懷。口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中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說得太郎當了。只少箇拄杖卓一下。便是一回普說矣。狂妄僭率。幸勿鄙誚也。

答袁機仲

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熹固已深曉。不待諄諄之告矣。所以致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陰陽不得據其方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德之全。徒爾紛紛。有損無益爾。今既未蒙省察。執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尙復何說。竊意兩家之論。各自爲家。公之不能使我爲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爲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義文之出。而質正焉。然以高明之見。自信之篤。竊恐義文復出。亦未肯信其

說也。魏鄭公之言，以爲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人身在閒處，言之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窮愁，而枘鑿之不合，又如此，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

與魏應仲元履子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版，不過五六反，復數徧，文詞通暢，議論精密，處誦數過爲佳。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卽更思索，思索不通，卽置小冊子，逐日鈔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慄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與王龜齡

熹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爲國家所恃以爲重，天下所賴以爲安，風俗所

以既漓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於復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爲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爲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熹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爲時用。則私以爲喜。聞其阨窮廢置。則私以爲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真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緩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待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動靜體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爲切切然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女婦兒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爲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在館閣時。上奏事讀之。已而得其爲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爲故大丞相魏國公之誄文。及楚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克頑廉懦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爲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數公者自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而熹之里閭交游。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事。

之。而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夤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爲可棄。狂潛爲可罪。而辱枉手筆。以抵宋梓。盛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橫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熹之愚。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光輝者。固無所勉強。以熹之所觀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明公其亦念之。況今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爲如何哉。熹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爲下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熹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庶幾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別爲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哉之。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汪公。聲聞密邇。竊意有足樂者。比來時通問否。此公涵養深厚。寬靜有容。使當大事。必有不動聲色。而內外賓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爲於世。引類之舉。其必有所先矣。熹杜門養親。足

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游。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朝廷。熹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蘇。未有瞻拜之期。向風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倅。相爲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

答呂伯恭

示論曲折。深所望於左右。顧其間有未契處。不得不極論以求至當之歸。至於立彼我較勝負之嫌。則熹雖甚陋。豈復以此疑於左右者哉。持養斂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誣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尙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經誣聖。肆爲異說。而不甚以爲非。則如熹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爲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熹亦何苦而譎譎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做得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於釋老以空寂矣。熹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禮。不遷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爲盡善。若用有所不同。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修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然豈可以是而遂廢

其討賊之心哉。示諭蘇氏於吾道不能爲楊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汪丈亦有此說。熹竊以爲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爲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於道爲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屈宋唐景之文。熹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爲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爲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尙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邪。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薄輩目之。而舍人丈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爲法。嘗竊歎息以爲。若正獻蔡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於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諭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他。至於家學。亦可謂蔽於近而遠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誤。而復誤人也。前書奉問。謝公之說。正疑其不能無病。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爲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溺於儀章器數之末耳。若言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便只是釋氏所見。徒然橫卻箇所以然者在胸中。其實卻無端的下工夫處。儒者之學。正不如此。更惟詳之。

答汪尚書書

熹此月二日遞中領賜教。卽以尺書附遞拜答。續又領章左藏寄來台翰。又以數字附劉審計。伸前日之懇。不審今皆呈徹未也。忽徐倅送示九日所賜手帖。恭審卽日秋暑。盛德有相。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不可言。重蒙戒諭。令熹審思出處之計。苟合於義。他不必問也。熹雖至愚。荷明公矜念之深。教誨之切。至於如此。豈不願奉承一二。少答知己之遇。然區區之意。已具前書。更望留意反復。則有以知熹之所處。其度於義。蓋已審矣。但恐熹所謂義。乃明公所謂不必問者。而忽之耳。然熹既已申省。則今日亦須再得省劄。而後敢行。但至彼不過懇辭而歸。他亦無以自效。卻慮一旦親見諸公之訛。誣音聲顏色。有不能平。所發或至放過甚。以自取戾。則明公雖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早爲一言。遂其所請之爲愈也。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爲去就。熹固已略言之矣。夫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卻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獎勵。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譴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爲。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爲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而爲進退耳。願明公思之。爲熹謝陳公。熹之坐違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不忠無辭。旣不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傲之罪。而謫斥之。亦足以少振風聲。使天下之士。知守道循理之不可爲。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不識明公其亦以爲然乎。頃年陳公在建安。明公在蜀郡。熹嘗獲侍言於陳公。竊以爲天下之事。非兩公不能濟。陳公蓋不

辭也。至於今日，乃復自愛言事之不效，往者則不可諫矣。來者其亦尚可追乎？伏惟明公深達陳公相與
亟圖之。熹之心，蓋猶不能無拳拳也。承諭旦夕即上告歸之請，熹竊惑之。蓋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
主知人望如此，其不薄也。一旦未有以藉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以有屑屑往來之譏也。愚意卻願明
公審思以合於義，毋使人失望焉。則熹之願也。陳公劄子一通，乞賜傳達，幸甚幸甚。邈然未有拜侍之期，
伏惟順時之宜，爲國自重，不宣。

與龔參政書

熹衰陋亡庸，誤蒙引拔，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俞音，祇增震懼。今再有狀，欲望哀憐，早賜敷奏施行，則
熹之幸也。抑又有以聞於下執事者，熹自幼愚昧，本無宦情，既長稍知爲學，因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於
是幡然始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無
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又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欲引而致之搢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
使之也。使之隨羣而入，遂隊而趨耶？則盛明之旦，多士盈庭，所少者非熹等輩也。使之強顏苟祿，以肥妻
子耶？則熹於饑寒習安已久，所病者又不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其
愚於百執事之後，則熹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竊料非獨一時權倖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
不以爲狂而斥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熹之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
意適情切，言不及究，伏紙隕越。

答韓尙書書

區區行役前月半閒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以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然竊妄意。此必尙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旣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狃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同迂疏之學。用力旣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旣以自樂。閒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旣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閒。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蹙逼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默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狃介迂疏。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尙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讀之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

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毆縱與。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平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烹者。向旣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所授。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烹適不幸。諸公必欲強之。使充其數。烹雖不肯。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蕪然。方且從容游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內運素心。外貽深誦。而後已。此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烹前日所報大參書。恩惠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聖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秩。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爲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旣作。然後藥之乎。瞻望門牆。無由趨侍。情意過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答潘謙之

所論心性分別。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

矣。看論語只看集注。涵泳自有味。集義或問不必句句理會。卻看一經一史。推廣此意尤佳。

答符舜功

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

答林正卿

季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如此。此正是渠病處。蓋不先其在己。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概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騖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略其所偏也。聞渠謫居。卻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所論易大概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且作卦爻看。看得通透了。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使死殺了。非所謂潔靜精微者。若會得卦爻本意。卻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頃年嘗因人問易。應之曰。公會看靈棋課。否易之模樣。便只是如此也。後有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耶。此錯認了話頭也。試思之。

答林正卿

季通云亡。凡在同志。無不痛傷。然人生要必有死。遲速遠近。亦何足較。聞其臨行。卻甚了了。區處付屬。皆有條理。亦聞進學不倦之意。甚幸甚幸。但春秋之說。向日亦嘗有意。而病於經文之太略。諸說之太煩。且其前後牴牾非一。是以不敢妄爲必通之計。而姑少緩之。然今老矣。竟亦未敢再讀也。來諭以爲他處皆可執其一說。以爲據。獨卽位之說爲難通。愚恐其所執之說。未必聖人之真意。而非獨卽位之說爲無據也。若只欲爲場屋計。則姑取其近似而不害理者用之。若欲眞實爲學。則不若卽他書之易知者而求之。庶明白而不差也。

答李元翰

元翰前日說得儘近似。今看所示。又說開了。蓋前日所說。尤非實見。故把捉不定。又會走作爾。如前日云。存得此心。卽便是仁。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行之。不合於心者勿爲。又說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矣。今所寫來者。乃先存得此心一句。便只說合於心爲之云云。卻是全說不符也。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纔存得此心。卽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云云。則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卻得仁之用處。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如其不然。則方寸之間。自無主宰。亦不復能審足強人意也。所示中庸疑義。略此條析奉報。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脈。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

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答曹元可

示諭爲學之意。仰見造詣之深。不勝歎仰。然嘗聞之。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說。又略述鄙意。以附書後。區區於此。所以望於當世之友朋者。蓋已切矣。歸來只有數本。皆爲知誦持去。不得納呈。然彼閒相去不遠。自可致之不難也。讀之有得。復以見教。千萬之望。

答龔惟微

度可否而行。所當行矣。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萬事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腳處爾。其他所論未穩者多。但先看此一節。久之自見得也。

答方履之

杜門讀書。謝去場屋。自計已決。未復何言。邈聞高風。第劇歎尙。但所謂難者。過之不復致疑。此則汎汎悠悠。

悠悠不得力。目前雖似無事。向後無歸宿處。茫然如未始學者。則恐不免卻有多事之累也。平生見朋黨閒好資質。而似此者多矣。私心嘗竊深歎惜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因使寓書。并此奉曉。幸試思之。以爲如何也。

答方若水

龍巖之行。若問得實。使無罪者不以冤死。而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衛自鬻。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答方子實芹之

昨者經由幸獲一見。別又數月。豈勝馳情。令叔來承書。獲審比日秋冷。德履佳勝。爲慰。熹比幸竊遣無足言。長秦令兄幸得同事。相去不遠。亦時相見也。跋語殊犯不韙。更勤刻畫。爲愧益深耳。示諭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爲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墮。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無適之適。訓之訓往。而讀如字。論語無適之適。訓專訓主。而讀如的。其音義皆不同。不當以此而明彼。細考之。可見程子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卽是主一。主一卽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程成甫

熹服膺二先生之教有年矣。雖幸得誦其詩。讀其書。然猶以未得識其子孫爲恨。茲迺辱書。欣感無量。日承敘述世次行治之詳。使得聞之。又歎大賢之後。中間留落不偶。至於如此。甚者。遂至淪陷。隔絕而無聞。獨幸賢者於此。乃能守其門戶。而不失其間學之傳。猶足以自慰也。今郡博士又能屈致以爲學校之重。其所以望於賢者。豈不欲其服先生之服。誦先生之言。行先生之行。以警動其學者。而勉勵之哉。荷意之勤。敢申其說。以致區區之意。惟左右者念之。

答章季思康

辱書具悉雅志。大抵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閒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答余方叔大猷

所論別紙奉報。幸更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告。講論不厭精審。方見義理之真。然亦須是虛心平氣。方能精審。若以一時麤淺之見。使自主張。卽無由有進處也。

答輔漢卿

近況如何。旣失楊館之期。後來別有相聚處否。讀書旣有味。想見自住不得。近看舊作諸書。其閒有說未透處。見此略加刊削。深覺義理之無窮也。

答余正叔

熹一出無補。幸已還家。又幸奉祠。遂請且得杜門休息。閒讀舊書。雖葵藿之心。不敢弭忘。然疏遠之分。亦不敢不安。何也。別後讀書觀理。復增勝否。熹歸家。只看得大學與易。修改之頗多。義理無窮。心力有限。奈何。奈何。惟需畢力鑽研。死而後已耳。

答應仁仲

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似少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

答應仁仲

久不聞問。辱書爲慰。信後清和。恭惟求志從容。尊履多福。如聞亦苦目疾。莫不至甚。妨事否。熹則左目全盲。右亦漸不見物矣。來日幾何。學不加益。而罪戾日聞。未知明者何以警策之也。惠許來訪。固所幸願。願見屬之意。有所不敢承耳。何時披晤。訟此壘鬱。更祈珍衛。副此真禱。

答傅子淵

示諭所以取舍於前日之論者甚悉。率爾之言。固不能保其無病。然道體規模。功夫節目。只是一理。是則俱是。非則俱非。不容作兩種商量。去彼取此也。暇日平心定氣。試一思之。或有以變化氣質。而救一偏之

弊。則於成已成物之際。未必無小補耳。

答傅子淵

示諭所得日益高妙。非復愚昧所能窺測。但願更於小心密察處。稍加意焉。則所謂主敬窮理者。殆亦緝熙光明之所不可已者。而初亦不在渙然心諭者之外也。包黃諸君。各精進損去舊習甚善。但恐似此一向掠虛。則又只是改換名目也。超宗遠來。殊未有以副其意者。卻似於已分著實處。未知用力。又與諸兄大相反也。已諭其就彼商量。雖稍過於簡約。亦無害耳。

答郭希呂

知讀論孟不廢甚善。且先將正文熟讀。就自己分上看。更考諸先生說。有發明處者。博觀而審取之。凡一言一句。有益於己者。皆當玩味。未可便恐路徑支離。而謂所有不必講也。慕銘之額。更著宋字亦佳。伯謨亦已報去矣。大抵石長。卽以十字爲兩行。石短。則以九字爲三行。隨事之宜可也。

答郭希呂

示諭縷縷備悉。然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只是要得常自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耳。別紙所示。看得全未子細。更宜加功。專看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今大學全未曉了。而使兼看中庸。用心叢雜如此。何由見得詳細耶。且更耐煩。專一細看。爲佳。日月易得。大事未明。甚可懼也。

答吳宜之

所論爲學之功。若如所言。則是大段勇猛精進。非復昔人矣。愛前後屢聞此言。而及至相見。則性情態度。宛然只是舊人。元未有毫髮改變。則今日之云。鄙意固有所未敢信也。且不惟所說之病不會去。而省已蘧疏。發言輕易之病。又更增長。以此爲學。所謂卻行而求前也。

答吳宜之

觀來書所論他人長短得失。無不精當。但平日所見。所以讀書爲學之意。處已接物之方。則甚有不相似者。豈其務外者多。而反身或闕耶。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願宜之常思此句。念念向裏。就切己處做工夫。他人之長短得失。非吾之所當知也。陳公之賢。固樂聞之。然公私多事。何能及此。新詩固有佳句。然亦非事之急。況欲投獻。求知於人。此驚外之尤者。不可以不戒。史論正亦未須遽作。且務窮經觀理。深自涵養。了取自家身分上事爲佳。

答吳宜之

承書知己爲入都計。今想已到矣。但熹身在閒遠。豈能爲人婉轉求館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閒。如黃直卿輩。當先爲圖得矣。兼平生爲學。只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正爲此。今若曲徇宜之意。相爲經營。則是生師之閒。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耶。

答吳宜之

所論易說誠是太略。然此書體面與他經不同。只得如此點撥說過。多著言語。便說殺了。先儒注解。非是。不好。只爲皆墮毛病。故不滿人意。中間使欲稍稍移經下注。文人傳中。庶得經文意思更寬。而未有功夫到得。今病衰如此。更有無限未了底文字。恐爲沒身之恨矣。

答江夢良

示論學校曲折。具悉雅志。今時教官能留意如此者。誠不易得。然更在勉其學業。雖未能深解義理。且得多讀經史。博通古今。亦是一事。不可只念時文。爲目前苟簡之計也。

與方伯謨

昨承枉顧。別遽累月。馳向深矣。比日春晚。伏惟侍學增勝。所與處者爲誰。見作何等工夫。有可以見告者。便中及之爲幸。熹近嘗一至雲谷。留十餘日。朋友來集。隨分有少講論。大率追正舊說之太高者爲多也。克明德柄。皆未及書。煩爲致意。直翁聞問否。欲作書亦未暇。俟後便也。濟之有少文字。欲至彼粥之。有可爲鄉導處。幸略爲致力。幸甚。長沙人歸未耶。

答張元德治

細讀來書。知進學之意不倦。甚慰。讀書切忌貪多。惟少則易以精熟。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苟爲不熟。不如稀稗。非虛語也。大學等書。近多改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頓者。如論孟兩書。甚恨其出之蚤也。此閒事雖不多。然亦終日擾擾。少得暇看文字。甚覺歲月之可惜也。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

鄙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

答張元德

示諭欲來未能之意，此固無可如何。但日月侵尋，縱不得親師友，亦須自作工程。潛思默究，令胸中明徹。見得道理都無疑礙，方是於踐履功夫有進步處。若只如此悠悠閒過了，誠可惜耳。

答張元德

示諭爲學之意，似覺未甚果決專一，更宜勉力。科場不遠，想不免分了功夫。然此等得失，真實有命。若信未及，放不下，亦須且將此字頓在面前。政使未全得力，亦可減得些小分數，不爲無助。夫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正謂此也。

答張元德

習靜坐以立其本，而於思慮應事，專一以致其用，以此爲主一之法如何。

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卻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閒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答張元德

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

論孟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功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適處。參考集注。更有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

答張元德

舊與朋友說話。每怪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元不曾著心記當。紬繹玩味。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根。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力處也。歐嚴二君。後來曾相見否。此中甚難得人。深可憂懼也。所望以永斯文之傳者。如三三君。蓋無幾人也。

答甘吉甫

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自有所主。康節所詠。恐是指生物之源而言。則正氣爲人。偏氣爲物。爲陰陽之辨。季通所論。卻是推說。然意亦通也。

答甘吉甫

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注中若無此句。卽此一轉語。全無收拾。答他聖人問頭不著。只如禪家擎拳豎拂之意矣。

答林退思補

知讀書有漸甚善甚善但亦須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乃能真實該徧無所不通使自家意思使與古聖賢意思泯然無間不見古今彼此之隔乃爲真讀書耳。

答王晉輔

爲學大概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使肆己見妄起浮論也。

答高國楹

所論不能處事乃學者之通病然欲別求方法力與之競轉成紛擾而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心讀書觀理收拾念慮使之專一長久則自然精明而此病可除矣但讀書亦有次第且取其切於身心者讀之若經理世務商略古今竊恐今日力量未易遽及且少緩之亦未爲失也。

答吳尉

岳倉書曲折前書已報矣只此便是學問底道理平日所與講論者不過此耳幸思之仕官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官期不遠不審何日定行到官凡百以廉勤愛民爲心乃佳。

答吳尉

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使使人怠惰放

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

答任行甫

塵中汨沒墮了人，須是忙裏蚤晚提撕。時以書冊灌溉，勿令斷絕。爲庶幾爾。潘書亦非所急。不知林本竟如何。當時是韓、范、二公所編，須稍詳備有條理。若有筆吏鈔取一本亦佳也。

